

八仙得道傳

徐枕五題



雲光





八仙得道傳第七集回次

- 第七十六回 藍采和長歌諷俗客……………費長房短兒入歧途
- 第七十七回 求仙人反上仙人常……………制鬼物竟被鬼物迷
- 第七十八回 重九登高狗眼避疫……………鬼王入坑進士喫敗
- 第七十九回 鬼迷張天師手印失效……………喝醒鬼打牆遺矢有靈
- 第八十回 發預言張天師被廢……………踐前約呂純陽誕生
- 第八十一回 呂祖高論驚老父……………鍾仙吟句做賢徒
- 第八十二回 作棒喝點醒迷境……………發偉論傾倒真仙
- 第八十三回 桃花山大崇王小姊……………夏口鎮狗咬呂洞賓
- 第八十四回 受友託嫦娥傳青鳥……………奉帝命星主殖月球
- 第八十五回 責親妹二郎動怒……………還情債聖母遭災
- 第八十六回 救聖母借用琉璃屋……………送嬰孩特製寶蓮燈



八仙得道傳 第七集 回次

二

第八十七回 以私濟公月老作和事老……………助正破邪二郎收哮天犬
第八十八回 迷途忽聞奸殺案……………深宵瞥見鬼魂來



第七十六回 藍采和長歌諷俗客 費長房短見入歧途

却說長房千辛萬苦。爬上白雲山頂。本來早見頂頭古廟巍然。矗立於深林之中。那知一到山峯。舉目一瞧。反不見了那所古廟。長房不覺又駭又驚。又怕仙人怒他不忱。故意隱去古廟。表示拒絕之意。想到這裏。不禁嚎天啣地。大哭起來。哭了一回。看看天色又晚了下來。昏黃日色。斜照在樹林子裏。和那些枯枝黃葉。互相映照。滿滿顯出一種淒涼色彩。長房到了此刻。真覺得前無進路。後無退步。大有蒼茫獨立。四顧躊躇之概。哭夠多時。把個身子。慢吞吞放在一塊峻嶒斜峭的巨石上面。目對長天。發出一聲長嘯。嘯得樹林子裏。那些飛鳥。都倉皇四散的飛逃開去。長房不覺發起獸想。來念人生世上。真如過客浮生。寄居逆旅。



一般。一旦大限臨頭。萬事全已。仔細想來。不曉爲點什麼。轉想自己。身兒遭了許多困苦之事。長大來。學法於王一之之門。好容易得了一些法術。實在去道頗遠。後來繼承師尊之職。益發沒有修持的功夫。僥倖遇見三位仙長。以爲迷津可渡。大道可成。不料歷險冒危。千辛萬苦的。遵命到了山峯。又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仙師。竟連古廟都幻化不見。可徵他們是決決不肯賜見顏色的了。這個機會。錯過之後。何時何處。再能碰到仙人。旣不能遇仙。就不得成道。橫豎逃不過一死。與其多受塵俗之累。何如早圖擺脫之爲愈。涉想至此。心思就不知不覺橫了轉來。忽然立起身。大呼仙師們旣不收留弟子。弟子活在人世。也無甚好處。人生遲早必有死。弟子如今也不想再作無謂的俗人。就在這裏拜別三位仙長。到陰曹地府去也。說罷。跪下去。磕了幾個頭。剛要起來。



自縊。忽然聽得山後有作歌之聲。其歌曰。

味人尋雲路 雲路杳無蹤

山高多險峻 澗闊少玲瓏

碧障前兼後 白雲西復東

欲知雲路在 雲路在虛空

又歌道 我見世間人 生而還復死

昨朝猶二八 壯氣洒襟士

如今七十過 力困形憔悴

恰如春日花 朝開夜落爾

又歌道 白花啣苦花 千里作一息 欲往蓬萊山 將此充糧食

未逢毛摧落 離羣心慘惻 却尋舊時巢 妻子不相識



又歌道 垂柳暗如烟 飛花飄如霰 夫居離婦州 婦在思夫縣

各在天一涯 何時復相見 寄語明月樓 莫貯雙飛燕

又歌道 騶馬珊瑚鞭 驅馳洛陽道 自憐美少年 不信有衰老

白髮會應生 紅顏豈長保 但看北印山 箇是蓬萊島

又歌道 本志慕道倫 道倫常獲親 時逢社源客 每接話禪賓

談玄明月夜 探理日臨晨 萬機共泯迹 方識本末人

又歌道 手筆太縱橫 身材極魁梧 生爲有限身 死作無名鬼

自古如此多 君今沒奈何 可來白雲裏 教你紫芝歌

又歌道 浩浩黃河水 東流長不息 悠悠不見清 人人壽有極

苟欲來白雲 曷由生羽翼 翼唯當鬢髮 行住須努力

又歌道 我今有一襦 非羅復非倚 借問作何色 不紅亦不紫



夏天將作衫 冬天將作被 冬夏遞互用 長年只如是
又歌道 世事何悠悠 貪心未肯休 聽盡天地名 何時得歇頭
四時凋變易 八節急如流 爲報大宅主 露地騎日牛
又歌道 高高山頂上 四顧極無邊 獨坐無人知 孤月照寒泉
泉中且無月 月自在青天 吟此一曲歌 歌中本是禪
又歌道 東家一老婆 富來三五年 昔日貧於我 今笑我無錢
渠笑我在後 我笑渠在前 相笑倘不止 東邊復西邊
長房聽罷。大驚道。此歌不俗。大有仙意。莫非仙師們還在山中。不曾遠
去。那必是憐我癡心。尙有挽救之意。於是俯伏在地。高叫仙師何在。弟
子費長房遵旨上山。未見仙師。今已預備自盡山中。以謝仙師。仙師如
尙以長房爲可取。乞速示顯法力。俾弟子一睹容顏而死。九泉之下也。



當瞑目。正哀呼間。那作歌人已經從對面山後。一步步跨上山來。見了長房。不覺怔怔的瞧着。問道。你這位先生。倒也好笑。如何跑到這高山之上。行此大禮。這不是怪事麼。長房抬頭一看。見那人雖非三仙之一。却也生得仙風道骨。神韻蕭閑。況且薄暮深山。獨行獨唱。也決不是凡人行徑。也許是仙師的朋友弟子之輩。特地派來看望我的。因卽叩了幾個頭。起身說道。尊兄一定是那位仙師派來提拔弟子的。可是麼。方才竊聽尊兄的歌聲。已知決非等閑之輩。流俗中人了。那人笑着。一面還他的禮。一面問起緣由。那人嘆道。原來如此。難怪足下傷心。但足下所言。三位仙師。我也略知一二。他們并非不肯見你。也無何種憎嫌之意。他們心中。知道你不避艱險。輕身到此。還在那裏十分歡喜你。但是此番相見。是你超凡入聖第一道關口。怕沒有那麼容易罷。一則你



家中必定還有妻子。不知能否割棄。二則你的胆氣雖壯。不知有否貪
懶取巧之心。……這人說到這句。長房恍然大悟。仙人不肯賜見之故。
還是爲了半山之上。試用縮地法兒之故。如今這人所言。顯指此事。可
見此人必是仙師派來無疑。因忙拜求姓名。那人笑道。你我萍水相逢。
轉眼兒你東我西。假如你真個自殺。此刻已成了我生你死。何必留甚
姓氏。若是將來有緣。能彀聚在一處。彼此自無不識之理。更不必先通
姓氏也。長房不敢再問。只得把自己曾經小有偷懶之事。訴說出來。又
道。若說兒女之情。小弟自信還能丟撇得下。不知尊兄可否代懇仙師
們代陳小弟懺悔之意。信道之忱。許以自新。准予收錄麼。那人笑而點
頭道。修道在己。不在人。果能立志精純。努力不懈。大道便在心頭。初無
假於外求。否則日日言求師。時時說訪道。結果徒然自欺自侮而已。有



何益處可言呢。長房本是極有智慧的人。況且從小就在一之門下。近來又傳了他的道法。得有進步。聽了這番議論。怎不領會過來。一霎時間。心頭腦府。頓如醍醐浸漑。說不出那種愉悅爽快。再把他的歌詞回味了一下。又睜眼望了他一眼。心中豁然大悟。斷定眼前所見。卽是前天三仙之一。此時所言。正是他們允傳仙道的發端。好似開宗明義第一篇文章。於是從新拜伏道。弟子明白了。用功要腳踏實地。毋有絲毫不忱。求道要萬緣俱寂。不容些許繫累。請問仙師可是麼。那人笑道。腳踏實地是第一不容易事。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說得出。要做得。這叫做言行相符。儒釋道三教。是一般的道理。那比什麼都難。儘你說得好聽。不能現於實事。那便與空言何異。空言就是不誠。不誠之人。仙家所忌。更何學道可言呢。長房聽了。俯伏叩頭。那人笑問。如今待要去那裏。



長房悽然道。弟子此來。但求拜謁三位仙師。叨點教訓。那知不見仙師。却又逢到仙長。一番明論。茅塞頓開。弟子現想出家學道。全在自己決心。心不能決。日日空言無益也。卽有修道之心。而難有所畏。情有所不能舍。心愛之物。有所不忍捐。今日談明日。今年說來年。這也與自欺無異。自欺之人。不但不忱。亦見暴棄之甚。真能立志者。一經明白。立時決定。決定之後。馬上回頭。如此方合於修道的步驟。方有成仙之可能。弟子今日既已澈底大悟。還不決定修仙。一味的貪戀紅塵。遲延歲月。正恐時不我與。機會已失。將來必致一事無成。徒然供人笑談。未免太無謂了。那人聽到這裏。笑而點頭道。如此說來。你可已決心拋棄你的嬌妻愛子。并人世一切可愛的事物。就從今時爲始。實行出家訪道了麼。長房叩頭道。正如尊諭。那人笑道。話雖如此。你夫妻之情是好的。還有



你的幼子俊秀聰明。粉團玉琢般。那麼可喜。你也打算一起丟撇了去麼。這也未免太忍心了。長房決然道。惟至情之人。爲能忘情。正惟今日之忘情。才有來日之真情。仙長別再激我。試我。我是放下屠刀。決心前進。什麼都不愛了。那人又道。既如此。我來替你弄個小小頑意。使你家人當作你已身死。方可絕了他們的懸念。然後再帶你見三位仙師去。好麼。長房喜道。如此益感盛情。那人袖出一丸。說道。吞下去。可以祛飢。可以明目。服此之後。可以一年不食。可以黑夜辨物。長房拜受。吞人肚中。頓覺精神百倍。眼目清涼。此時天色已黑。月光熈微。睜目一看。竟能識別路徑。辨認百物。和白天差得不多。大喜拜謝。那人吩咐去對面樹上折來一根枯枝。放在地上。長房問。此是何意。那人笑道。這個麼。便要借重他暫作你的替身。說時。向着枯枝念念有詞。喝聲疾。枯枝頓時不



見眼前却有一式打扮一樣形容的費長房。站在真長房的身邊。長房問道。這就是替弟子裝死的麼。那人笑道。我却沒工夫送他去。看我找個人來幫忙。於是召來本山土地。吩咐他把這假長房。送到西城外面。一個土地廟口。卽着那邊土地前去託夢於費長房之妻。着他帶領子女人等。前去收屍。土地領了法旨。那人又朝假長房噴一口氣。土地便向假長房一拉。說聲跟我走罷。說也奇怪。這假長房便如生人一般。跟着土地下山而去。長房見了。心中有些感慨。又有些好笑。當下嘿然神往者久之。那人笑道。怎麼樣。你舍不得家中人麼。老實告訴你。你就這般回去。你的妻子也儘穀疑神疑鬼了。你倒想想是什麼時候出來的。長房回說。不過二天。那人大笑道。這是仙師所在。歲月和凡間不同。你要下去一問。就可曉得你來此已有好幾個月了。不信。你只留心你自



己的身體。不是由熱而冷。冷而又漸見溫和。麼。長房經他一說。才記得自己出門時。正是單夾衣並穿的。三秋天氣。比及到了山上。已竟十分寒冷。只因找不到三仙。心中發急。竟不怎樣難受。比及會見那人。大家講說玄理的時候。却又有些暖和起來。原來又已轉了陽春天氣了。心中大爲詫異。因問這座白雲山。都是神仙所居麼。那人笑道。神仙豈有一定住處。也不像凡人置產一般。用不着多大地方。總而言之。洞天福地。完全在你心田。你的心越忱。去仙境越近。心愈僞。離仙鄉也愈遠。你再想想。從你起初上山之時。天氣變得怎樣。到了山頂以後。天氣變得怎樣。要知山無高低。以你本心的誠否爲準。上山愈高。可見你的心愈誠。距仙境也越近。所以初上山坡。還是塵世光陰。登山愈高。時間比塵世越來得長。就是這個道理了。長房聽了。再將兩日來所經炎涼氣候。



考驗一下。覺得他的說話。句句是真。尤其是仙境卽在心田一語。發他
猛醒。沈思多時。心中又加了一層澈悟。當下拜求那人。同去找尋三仙。
那人允了。笑問長房道。你有縮地法。我們下山去。不是很容易麼。長房
鑒於前事之誤。忙說。弟子求道心忱。不敢自炫小技。偷懶取巧。還是跟
隨仙長。步行下山去罷。那人大笑道。如今是不消那樣麻煩了。來來來。
就騰雲縮地。也得有一半工夫。才趕得到。既你不願縮地。可許隨我
登天罷。向他吹一口氣。卽有一朵彩雲。生於足下。把二人裝在雲氣之
上。那人又喝聲起。足下的雲。便高入空間。二人也乘雲而升。走有半個
時辰。那人忽用手一指。兩朵彩雲。向地面直挫下去。那人在雲中說道。
仙佛聖賢。都不能忘情於骨肉。如今你的家門在望。你也低下頭去。瞧
瞧你那妻子。現在怎樣情形了。長房忙道。仙長不要開弟子的頑笑。一



則弟子根基淺薄。現雖立志出家。只是一點強制工夫。等回見了妻子。難免再起俗慮。二則弟子的妻子見到弟子。必定啼啼哭哭。拖拖扯扯的。不肯放行。豈非誤了弟子的大事。那人笑道。你在空中。他們在凡間。我不教他們見你。他們怎能望得見你。至於你本人的動心與否。還在你自己能否盡力强持。若是強制出家。一見家人。就會動心。那也用不着修仙了。說時。更不待長房允許。把雲頭壓低。睜眼下望。地上境物。歷歷可見。果然到了長房家中。最可怪的是長房雖在雲端。却能聽得出家人哭泣哀號之聲。原來他妻子已得了假長房的屍體。此時剛過二七。他夫人回念前情。哭得個死去回魂。長房的兒子。也是不住口的叫爹爹回來。爹爹回來。再不還生。媽媽要哭死了。長房一句句聽在耳中。一陣陣酸入心坎。面上雖然裝出一種沒事人兒的樣子。對付那人。却



不禁兩行情。泪。潜。然。直。下。早。已。濕。透。了。衣。襟。那。人。並。不。說。話。只。朝。他。微。笑。一。笑。長。房。正。在。悲。不。可。支。心。痛。如。割。的。當。兒。也。沒。有。理。會。這。些。那。人。喚。起。雲。頭。回。到。空。氣。上。頭。長。房。的。兩。眼。還。不。住。的。向。着。家。室。所。在。時。時。回。顧。大。有。一。步。一。回。頭。的。景。象。從。此。那。人。對。他。說。的。什。麼。他。的。對。答。也。常。常。現。出。乖。謬。本。人。還。不。覺。察。那。人。却。已。笑。不。可。支。雲。行。約。又。兩。個。時。辰。那。人。說。如。今。要。渡。海。了。我。們。下。去。罷。長。房。驚。問。怎。麼。三。位。仙。師。都。已。到。了。海。外。去。麼。那。人。點。點。頭。並。不。說。話。伸。手。向。下。一。指。那。雲。便。如。流。星。一。般。飛。墜。於。地。長。房。不。慣。這。等。走。法。心。中。有。些。畏。怖。早。把。眼。睛。閉。上。一。時。覺。得。雙。腳。踏。在。什。麼。地。方。身。子。微。微。一。震。似。的。不。由。開。眼。一。瞧。果。然。到。了。海。灘。之。上。和。那。人。廝。並。立。着。那。人。又。向。海。中。招。手。說。道。來。個。船。啊。來。個。船。啊。喊。了。幾。聲。不。曉。從。何。處。划。出。一。隻。小。小。艇。子。此。時。海。風。大。作。



白浪滔天。那艇遠望。才只尋常駝車那麼大小。不道越划越近。艇身反而越小。比及到了灘邊。只剩有大芭蕉叶子那麼一點面積。加以船夫一個身子。先佔去了一半。餘下的地方。估計擺不下一隻腿腳。怎能容得兩人乘坐。長房見了。不覺又驚又怕。又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兒。正在遲疑。那人已一湧身跳過艇去。和船夫並立一邊。餘下的地方。自然更小更狹了。那人連連招手。說快來快來。船要開了。長房略一猶豫。忙問仙長。我們人多。這艇子如此狹小。怎生渡得過去。況且風浪如此厲害。舟行大海。也不怕危險麼。那人還在招手。不料一個大浪。捲將過來。連人和艇。一併捲入海底去了。長房既不識水。兼之四顧無人。又無從呼救。只好慨嘆了一回。尋條路子。不管方向。却自急急前進。那知這海灘足有數百里之遙。走了半天。身子已十分困乏。回頭看看。還是在海



灘邊。頭並無涯崖。長房便在地上稍憩。自思若用縮地之法。多分一回兒。就可找到市廛。却去打聽地方。換船渡海。可奈自己決心修道。此去仍要找尋仙師。既說不敢取巧。如何又變初心。而眼前身處這等曠野。無邊無岸。又無歇宿之處。不知走到幾時。才有人烟。想到這裏。心中十分徬徨起來。又想同來的仙長。不知可是所見三仙之一。因甚不走雲路。偏要搭此小艇渡海。弄得葬身魚腹。豈不可憐可嘆。忽又想起那位仙長。既有那般道力。怎能溺入水中。這當中一定有個理由。不要上了他的老當。想着。不覺發起怔來。怔了一回。如有所悟。忽地直跳起來。大喊一聲。不好了。我上了仙師的當也。未知何事上當。却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求仙人反上仙人當

制鬼物竟被鬼物迷

却說長房一時迷惑。誤認同來的仙人。溺身海洋之中。自己還深幸。沒有跟他下艇。逃出一條性命。假如冒昧登艇。此刻敢則也早在大魚巨鱉的肚子中打磨旋去了。一路想。一路走。彳亍而行。行了半天。回頭瞧瞧。仍是一片海灘。距仙人溺水處。分明只有一箭之遙。再望望前面。無邊無岸。極目千里。更不知幾時得見人烟。心中一個轉念。驀然悟到這位仙人。不像是沒有分水制浪的本領的。况他已修成不壞之身。怎又死於海中。再想他一路都是雲行。因甚此刻又要渡海。况且海中並沒有船隻。經他一招呼。就有那個艇子前來接他。平常船隻。總是遠望小。越近越大。偏這艇子。却和這個原理相反。這些情事。已是可怪極了。還有



那隻小艇。望去連脚都站不上的。怎麼加了一個人上去。仍舊不見甚窄。仙人已先上去。還在那裏招我。難道他是不怕死的。又難道他自己求死不算。還要拉我去作陪客麼。種種疑團。不一而足。要之都可以證明全是仙人幻化的境界。甚至空中下望室家。偏能聽得妻子哭泣之聲。也是決無此理。想來盡是他老人家弄的玄虛。偏偏我登山不畏險阻。涉水不多顧慮。雖說登山之時。心中先拚冒艱危。况有縮地之術。可以自衛。不比涉海犯浪。事出意外。又不能施行法術。心中不免有難易夷險之分。可是從仙人看來。其無忱意則一也。方才他已再三申說。無忱意就不必學道。可見我已被他拒絕。再無入道之機了。如今想來。不但這位同來仙長。就是所逢三仙之一。卽掌艇子的船夫。也必是其中的一人。說什麼仙在海外。原來都在我的面前。怪不得在山中時。仙人



再三說什麼仙境卽在心田呢。偏偏我能明其理。而不能行於實事。看來他是早已料定了我的。所以又說實踐不易的話。想我好容易遇到三位真仙。又冒着許多危險。跑到白雲山頂。又由仙師施術。以絕家人之念。自謂決心至此。又得仙人憐念指導。此後修道可成。升天有望。豈知一轉瞬間。仍因修道不篤。終爲仙師所棄。休說大錯已成。追悔無及。再則也何面目回去見故鄉父老妻兒之面。人生至此。真覺無可爲人。本來已拚死於白雲山上。無端被仙師點醒迷途。追隨到此。如今不若仍歸一死。但怕仙師縱然曉得。也未必肯來相救了。涉想至此。不覺放聲大慟起來。正在這時。忽聽得空中有女子聲音。喊道。費長房。汝欲心未退。道心未堅。勉強出家。恐難有終。不如及早回去。尙可享數百年人間之福。慎爾職務。謙恭奉物。果能善終。可成地仙。否則爾師王一之。卽



爾榜樣。前車匪遠。毋怠毋忽。此係山東蓬萊界內。去此三百里。有市集。可用汝法前去。明日一早。再用法西行。半天之間。可以到家。我卽何仙姑。爾所見艇夫。乃張果道友。白雲山上相逢者。乃藍采和道友。我三人聞汝修道有得。極思玉汝於成。怎奈緣法未至。大好機緣。汝乃自誤。深爲可惜。但思三教之中。儒家不言神仙。而成功則一。從今後。果能篤志好善。力行不懈。則前途光明正多。何必定爲神仙也。勉之勉之。藍張二友正在海中相候。同去拜會鍾離道友。不能詳談。吾今去也。長房仰頭上望。自始至終。但睹彩雲一片。孤懸天半。却不見人影。而語聲清楚。聲聲入耳。一字不得模糊。心知是仙家妙用。忙俯伏地上。叩頭認罪。待仙姑去後。方才起身。坐在灘上。怔怔尋思了一回。念仙緣旣失。都緣自取其咎。生此濁世。原無意趣。惟聞仙姑所言。似乎前途尙屬有望。仙人旣



諄諄相勉。又何敢過於暴棄。反取逆天之罪。一霎那間。不覺道心全消。俗念紛紜。恨不能立刻趕回家中。一見自己久別的愛子嬌妻。重享家庭之福。正是人心善變。今昔各殊。長房急忙施起他的縮地法兒。趕到市上。過了一宵。次日黎明出發。半天。而回至家中。妻子相逢。疑爲鬼魅。少不得有一場驚恐紛擾。經長房說明原因。又帶他們同至停柩處。所開棺一看。果然仍是一根枯枝。長房計算日子。從那天出門。到此日。回來。前後不過四天。家中却已過了一個整年。又據他夫人講說。聞他噩耗及治喪情形。算來也過了一百數十日了。夫妻父子。正是死後重逢。一種悲喜交集的情狀。却非筆墨所能形容。從此長房時時記得仙姑囑咐的話。處世待人。治事接物。愈覺和平謹慎。從西漢武帝年間。王一之死後。傳職於長房。長房求仙不成。灰心進取。專供治鬼之職。上文



所記這麼一大段。在本書中盡是補述前事之文。後來長房經西漢東漢而至兩晉五朝。果然康健平安。逍遙人世。雖不成仙。他的歲月却也過得自在。誰知人生結果。都有定數。仙姑當他修道無望的當兒。勸他回家享福。也曾約略預言。有勿爲乃師之續的語意。論理長房既受仙訓。勉爲善人。歷遭亂世。未嘗受禍。到了最後結果。縱不成仙。也何致蹈一之覆轍。大概總是他命定如此。照數是不得善終的。也許如昔人所謂善泅者必死於溺。治鬼之人終當死於鬼手。所以自王一之費長房以至唐代的鍾進士。三代鬼師。沒一個不死於鬼。此中消息。也有不可以常理論者。這却慢提。單說長房凶終之事。他在晉代末造。交了一個好友。姓桓。名景。這人也是那時一位名士。大凡讀過晉史的人。都該聞得他的大名。這桓景也是一個奇人。相傳他在幼年。曾遇一個跛道人。



說他前生食犬太多。此生當爲衆狗咬死。桓景一見此道。相貌清奇。骨格秀逸。雖然衣衫襤褸。却越顯得出他的英華清俊之氣。心中頗疑。便是世俗相傳的李鐵拐。聽了他的說話。兀自嚇得要命。當下把他纏住。苦求避免之法。道人被他弄得沒法。方才指給他一個法子。說去到某山中。每日子午之交。有一只高大狼犬。對月吐丹。吾今授汝一符。吞入肚中。可以隱形蔽體。不被狼狗所見。汝可準時前去。掩在他的背後。待他吐丹之時。立刻攫入腹中。從此狗子不能近身。還有一種好處。是雙目能見陰物。無論故鬼新鬼。大鬼小鬼。逃不出你的眼睛。既可賴以防身。還能替人治病。真一舉兩得之法也。言已。給予一符。道人便化陣清風。不知所往。桓景吞了符籙。照他所指的地方。按址尋去。果見一雄偉猙獰的大狗。在那山頂之上。對月禮拜。每拜下去。必將丹吐出。迎風



上下。宛如宜僚弄丸。十分好看。等得拜畢而起。以口承丹。復入腹中。桓景不敢怠慢。慌忙捱近身去。走到這狗的身邊。心中却十分忐忑。暗想。符咒要是不靈。我這一條性命。不死於將來的狗咬。却要提前送入這狼狗的肚子裏去了。誰知他步步近前。那狗竟一點沒有覺得。這才放心大胆。如法泡製的。把那犬丹探入手中。疾忙塞入自己口內。一下子功夫。那狗竟如發了瘋狂一般。亂迸亂跳。在這山頂之上。木石交錯之地。滾來跌去。大嚷大叫。把個桓景嚇得魂胆俱消。動彈不得。不道那狗只在離他半里遠近地方。任性哭鬧。總不能近他的身。有時睜開怒眼。豎起尾巴。向着桓景人立而啼。桓景已知犬丹有效。這狗雖凶得異常。橫豎不能相害。索性向他喊叫。迸跳所在。迎上幾步。那犬果然拚命奔逃。宛如逢到虎豹一般。桓景大喜。也不再和他開甚頑笑。急忙忙趕回。



家中從此以後。他的眼目。好似比平常多出一層光亮。和原有的眼光。截然兩途。一方面專看陽世的人物。新闢的一方面。却能燭照鬼物。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凡是他足迹所至。都有種種千奇百怪。窮凶極惡的鬼魂。映入他的眼簾之中。先時他因見所未見。而所見情形。又是那樣怪異可怕。倒把他嚇得什麼似的。幾乎不大敢隨便開眼瞧看。後來看得多。見得慣了。便也不以為奇。最後逢到親友人家。被鬼物所迷。因而成病的。便請他前去看。有用楮帛冥錠。好好遣送的。有善說無效。依舊作祟者。當去找到他的朋友。費長房。派遣鬼卒。提取。因此就大遭許多厲鬼的忌恨。當有幾個刻薄鬼。陰刁鬼。伶俐鬼。下流鬼。凡是鬼界中比較聰明的。約齊了大小男女各種鬼魂。開了一個大會。討論用甚方法。可以制那桓景死命。使他身死鬼手。連鬼都做不成功。大家商



議了一回。却有刻薄鬼想出一條好計。他說。我輩滯魄陰曹。困苦萬狀。有那作惡之人。或前生欠我們鬼債的。我們前去搗亂一下。多少可以得點油水。或者有些特別關係者。還可討個替代。早轉凡胎。不料這桓景好好的活在人世。和我們幽明異路。况藉狗丹之力。無緣無故。無仇無怨的。儘管和我等作對。甚至請託我們頭兒。將我們刑訊嚴辦。我等被害於他手下的。不知有多少了。這等人要是容他久留世上。我們鬼魂真是苦上加苦。永無出頭之日了。說到這裏。許多男鬼。一個個裂臂握拳。怒不可遏。那些女魂。一個個流淚傷心。慘不忍睹。齊問尊魂有何好見。快請宣布。我等被這人攪得苦了。果能制他死命。大眾願聽指揮。刻薄鬼大聲道。桓景那廝。也是一個聰明人兒。他的眼又亮。計又多。又有我們官長幫他的忙。若要大整旂鼓。和他公然交戰。是萬萬不行的。



最好之計。自然莫過於暗箭傷人。依我之見。現當秋令初過。疫癘流行之時。可請瘟部中幾位同志。前去他家。四處八方。播些瘟疫種子。不但可殺桓景。簡直可以滅他滿門。須知我等弟兄長幼。傷在他手的。不可數計。以此相報。可算不得殘酷。就是將來被費長官知道了。那時桓景已死。他也犯不着爲替朋友報仇。白白得罪於全體屬下。何況桓景無故逞凶。也有應死之人。被他救回。奪天地之定數。莫此爲甚。若要打起官司來。我們全體都陪他同到森羅殿上。將此理陳說明白。大概閻王不見得偏袒於他。罷至於費官長一味的聽信桓景的話。助成他的罪惡。却教我弟兄死於無辜。一個個作了抱恨之顰。萬劫不得出頭。這等地方。他也應有處分。他也是明白人兒。不見得再和我們作對罷。萬一他太不識趣。居然幫助朋友。凌虐我們。那是他自討苦吃。一則我們鬼



魂多了。大夥兒和他作對。他也不得安於其位。一經失位。性命卽在我們掌握中了。二則我們全體向閻王面前。羣起而攻的。和他幹一下子。閻王也不能拂逆衆意。一味偏袒。一經準了我們。這費長房可不足畏了。衆位想想。我這計策可行得過麼。衆鬼聽了。懽然大呼。此計大好。此計大好。怪不得你活在人間。便有刻薄鬼之稱。你的主意。原比別人來得刻毒而怕人。這才可稱名付其實。又叫做名下無虛。我們一定照你的法子。全力辦理。先把桓景一家人。弄得乾乾淨淨。再看費長官如何對付我們。却再定第二步計劃。衆鬼議定了毒計。便推千百瘟疫鬼。齊向桓家進發。爲恐桓景瞧得出他們。一進他的門口。就急急忙忙。先去找了個藏身之處。全體躲在桓家一間堆放什物的房內。白天不敢動手。到了晚上。桓景夫妻子女。和男女僕役人等。都睡熟了。方才懽躍而



出一齊動工。大家紛紛擾擾。急急忙忙地。在他們家吃的食物。次茶。水以及用的器具。穿的衣服。凡是衆鬼能力所及。都已做了手脚。那消片刻工夫。早在桓氏全家內外。佈滿了瘟疫種子。而且爲求急效起見。好似自殺之人。急於歸天。把應用毒藥。格外加重分量。一般諸事辦妥之後。方才嚷嚷攘攘。一齊退出。可憐桓景一家。都睡得甜蜜蜜地。那裏想得到人不相欺。鬼來下手。用出這般報仇的絕計來。看來桓景性命。不死於狗。又不免要死於鬼了。豈知鬼有千算。天有一算。桓景命不該絕。自有高人前來相救。這人非他。正是他的好友任職鬼師的費長房。是也。這天長房剛正從朋友家夜宴而歸。行經一處荒坟累累。鬼火磷磷。本來鬼之爲物。也能叫喊。喊聲尖厲。如鷓如鴉。尋常人們都稱之爲鬼叫。而在長房聽來。却並不如此簡單。一般的有許多轉折。許多意義。



就此尖厲的聲浪中。可聽得出許多鬼話來。如今長房所聞的正是從桓家退出的那班瘟鬼。正在那裏嘻笑得意的。各自演說他們所做的功課。一句句穿入長房耳朵。長房不覺喫一大驚。他也不回家了。慌忙先到桓家。敲門而入。請見桓景。桓景聞長房深夜光臨。大爲詫異。問起原由。長房想了一想。我只救出他們一家性命罷了。犯不着說出真情。使他恨毒衆鬼。冤仇越結越深。却是何苦。因此含糊糊說了幾句空話。臨了。方對他說。你家有大災。可於明天一早。率領全家大小男女上下人等。一起到高山之上。游玩一天。每人并要臂纏一囊。囊中盛滿茱萸。如沒有囊。可放在衣袋中也好。這東西可以避毒解瘟。拒妖辟鬼。更有一言。切莫忘記。起身之後。便當即刻出門。不得進一點食物。喝一口湯水。要是違了我言。便是逃到山上。仍不免有性命之憂。等你們去後。



我自派人遣鬼前來替你祓除不祥。你們須等到日落西山。黃昏月上。方可回來。早一刻都是不行的。說畢告辭回去。桓景想了半天。做夢也想不到是羣鬼作祟。因知長房道行甚高。所言必有理由。便把衆人喊起。對他們中說了一回。大家提心吊胆的。不敢再睡。到了天色黎明。果然反鎖了門戶。上下大小。一起出門。沿途辦到一捆菜蕒。各人拿些。放在身邊。方才急急匆匆。逃到山上去了。在山中玩了一天。直到晚刻。方才回來。一進門。首先瞧見的是家中所畜的大小動物。如猪羊鷄鴨之屬。死得一個罄盡。方信長房預知之術。大家感激到了不得。正要派人去請他過來。問他如何祓除不祥。使者未行。長房家已有急足趕到。報稱長房被惡鬼害死了。欲知治鬼之人。如何能死於鬼。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重九登高狗眼避疫 鬼王入坑進士受欺

却說桓景被衆鬼暗弄。幸得費長房一言點醒。全家避匿山頭。才得免了大難。回家之後。察看家畜牛羊鷄犬。完全死亡。攷查他們身體。都是患疫的情形。方知長房勸他們逃避之意。是預知疫鬼爲害。心中又感又恨。感的是長房多情。救他一家性命。恨的是惡鬼狠心。下此毒手。正在指揮下人收拾一切。畜類遺骸。忽然得報說。費長房本身被惡鬼所害。死於深澗之中。桓景大驚。忙着騎匹快馬。趕到費家。一到門口。就聽得裏面哭聲震天。桓景心中。只是弭弭地跳個不住。跳下馬。繫在一枝樹上。正在挽韁。忽見費家門前左右。站滿了無數猙獰可怕的惡鬼。都在那裏交頭接耳。如有所議。却一個個面現喜色。桓景本來能見鬼物。



而不能聽鬼語。近來常和長房往來。也知道聽鬼語的方法。雖不能如長房之清晰明白。句句入耳。但約略模糊。也可以懂得大意。這時既有所見。不禁驚心吊胆。偏偏那天正值重九。朔風初起。尖厲異常。把許多鬼語。送入耳鼓之中。被他聽得個完全明白。原來長房自從通知桓景。囑他避難之後。回到家中。把這事對家人說了一遍。他的五世之孫。名喚景侯的。年已六十餘歲。埋怨他忒嫌熱心。多管人家閑事。想來被鬼捉弄之人。大概總有一個原因。至於正直光明。規矩仁厚之人。休說鬼魂不能親近。就是神佛仙人。也得敬他三分。這等人如今世上。可能多見。果有此等好人。鬼魂既不能犯。便也用不着桓景幫忙。拯救。所以那班受他救援的人。必是應受鬼魂侵犯的壞人。那麼桓景的救人。是否應當。已是難說。那班鬼魂。也有許多聰明伶俐的東西。要是桓景這人。



是不該殺害的。又豈肯冒那麼大危險。特地和他作對呢。照此看來。桓景是否當救。又是一個疑問。老祖宗此舉。固屬惻隱之心。但身爲鬼師。是萬鬼領袖。鬼有不法。原應懲治。否則還該優禮他們。才見恩威並濟之道。足使全部鬼魂。聞而知感。往後老祖宗辦事也容易得多了。若是倚賴法力。扶助友人。欺凌屬鬼。卽令事屬正常。鬼心尙難悅服。何況未必十分正當呢。老祖宗。你也想想瞧。這事幹是幹了。可有什麼危險沒有呢。長房經他一說。不覺非常懊悔起來。但他夙性好強。要勝事已做錯。橫豎無可挽回。也不願人再談這事。誰知衆鬼聞得長房破壞他們計劃。果然大動公憤。重新開個大會。仍由刻薄伶俐等鬼。宣稱長房這等行爲。不但對於我們鬼界。毫無情分。而且桓景知道此事。仇恨必深。將來在世一日。對於我輩的行動。愈要竭力破壞。豈非弄巧成拙了。



麼。再說費某身爲鬼師。便是我等領袖。我等如有不肖。他負懲戒之職。如有受冤不白之事。也該代爲昭雪。相助報仇。才不枉我們全體恭敬崇奉他的一片忱意。而他自己也才配得上做我們師長的資格。若照他今日這等行爲。簡直成了我們鬼魂的公敵。其仇恨比桓景更甚了。這等領袖。要他何用。不如趁此機會。扳住他的錯處。將他處置一下。他既救去我們的仇人。就使他代我們仇人一死。既可以做後來的鬼師。也可以嚇服桓景那廝。使他不敢再和我們作對。至他身死之後。彼此同爲鬼物。抵拚和他對案陰曹。閻摩王素稱公道。不見得存心偏袒。何況我們如許鬼魂。萬衆一心。有罪同當。閻王爺怕也沒有法兒可以殺完我們。何況此事屈在長房。閻王焉能容他如此胡爲。只怕到了森羅殿上。他還得辦個什麼小小罪名咧。衆鬼聽了。始而憤激。繼而哄然贊



成他的計劃。長房任職鬼師。歷數百年。從來不曾失事。自託德望隆重。萬無意外之虞矣。卽如此番之事。在鬼物看得極重。他却認爲小小過失。至多將來替他們道個歉。已算是和平之極了。那裏再有什麼大事。誰知怨毒於人。甚於蚊蠍。而對於鬼魂。尤其比尋常怨毒。更爲厲害。真令他做夢也想不到。區區鬼物。竟敢向他肆行反抗起來。他們的方法。是因長房制伏鬼魂。雖使本身法力。但不能脫離王一之傳授的符籙。每天都放在身邊。臨睡時分。也把符籙塞在髮髻以內。真是一刻都不能離開。一離此符。眼睛便如多了一重幕障。瞧不見鬼物所在。而種種法力也自然失却效能。平時衆鬼因服從長房。誰也不想捉弄他。他也十分大意。一點不加防備。這時衆鬼既要和他爲難。第一步入手方法。自然非偷他符籙不可。但因此符本質也是非常厲害。鬼魂一近符



錄就會失魂喪知。宛如一股清烟。凝結不起。魂魄就此消亡。憑你最厲害的鬼英雄鬼霸王。到此都成沒用的關葺鬼。沒用鬼。甚至立刻死而成甕。因此話雖這麼說。比及問到誰去竊符的話。衆鬼便面面相覷。大家發起怔來。許久許久。也沒一個敢出口答應。担此險事。剛在爲難之際。忽然新來了一個喪心狂病失魂落魄而死的冒失鬼。本來喪心失魂。那裏還能成鬼。祇因冤仇未報。就憑一點冤氣。結成一種鬼質。一到會場。向大批舊鬼參拜爲禮。衆鬼正在愁眉苦臉。無可奈何的當兒。這等新鬼拜訪舊鬼的事情。又是時時都有。不足爲異的。誰有那片心思去理會他。不道伶俐鬼一見此鬼。大爲喜悅。疾忙過去。和他招呼。一面示意刻薄鬼。聰明鬼等。一班資格較老。知識較佳的鬼魂。齊來和他施禮。這冤鬼不承望許多老前輩。如此優禮相待。却也知道感激。問起衆



鬼在此開會。爲了甚事。刻薄鬼等便長歎一聲。把上項情事。告訴了他。只不把符籙的厲害說出。另外加了幾句說話。大概說。長房有了此符。是專一懲治新來之鬼。如此這般的說得十分厲害。怕人。這冤鬼果然害怕起來。請教他們可有什麼抵制之法。伶俐鬼便說。我們同爲鬼魂。不分新故。一視同仁。今天正因許多新來的弟兄們。爲恐符籙厲害。大家吃苦不起。特地要求我們一班老鬼。請教辦法。我們爲幫扶新鬼起見。第一步的辦法。就要找個喪心失魂之鬼。前去偷他這符。第二步。便由我等親往他的寢室。用牛糞泥塊。塞住他的五官七竅。活活將他悶死。第三步是全體陪他上森羅殿。看閻王爺還是顧全衆意。辦他濫用非刑。欺侮新鬼的罪名。還是不顧公意。存私偏護他一人。到那時。我們自又有對付他的方法。計策雖已議定。就因一時找不到那種喪心失



魂的冒失鬼。所以大家還在討論之中。咧。這冤鬼聽了。他本是病狂之輩。望前做事。最是冒失。又且喜歡多事。一聞此言。馬上自告奮勇。說道。鄙鬼初到此間。未立寸功。既然諸位老前輩找不到喪心失魂之鬼。而鄙鬼恰正屬於這一類兒。諸位不知可用得着我哩。衆鬼見他如此仗義。頓時把輕鄙新鬼之心。改爲滿面春風。一個個鬼張鬼智。鬼皮鬼臉。奪着鬼討好。紛紛鬼殷勤。和他說鬼話。獻鬼計。弄得鬼計多端。鬼話連篇。大夥兒搗了一場大鬼巴戲兒。最後還是刻薄鬼發號施令。派那新來冤鬼。卽去偷符。另派四個伶俐鬼。八個蠻橫鬼。各持糞土之類。等他一經得手。立刻可以作第二步的功夫。此外又是兩個精細鬼。作爲應接陰風慘慘。鬼氣森森。殺奔費家而來。這批的老鬼。素來熟悉門戶。將這冤鬼一直帶入長房寢室。此時剛交四鼓。長房正睡得十分酣適。連



夢都沒工夫做。冒失鬼此時。却正該他出點冒失念頭。他也不問青紅皂白。走上前。向長房髮中一探。就探着了一張小小紙頭。慌忙拉了出來。果然喪心者無心可喪。失魂者無魂可失。他攜了這符。還是利賴他的未散的冤氣。逍遙遙。回去獻功去了。這邊衆鬼見長房失符。一齊放大了胆。各自動起手來。將長房身上有竅之處。一概塞得滿滿實實。不透一些空氣。這等刑法。若是出於生人之手。受刑者還要掙扎一下。出自鬼魂之手。老實說竟不消片刻功夫。也不煩他動彈抵抗。早已一命歸陰。和大批鬼魂一起奔到森羅殿上打官司去了。這便是長房被鬼害死的情形。桓景聽明白了。嚇出一身冷汗。忙着進去拜唁了一番。回到家中。因心悸過度。不上幾時。也追隨他老友費長房於地下。倒便宜了閻羅王。把幾樁案子。可以併在一起辦理。手續上自然簡便得多。



那是陰間之事。本書非專記地府之史書。也沒負紀錄陰間判決書的責任。關於這件複雜案件的結果。只好略而不記的了。但在這裏。有兩句話。要請列公注意的。一樁是桓景因得犬丹而能見鬼物。所以今人對於能見鬼魂的。都稱爲狗眼。狗眼二字。便是這樣一個出典。其實桓景能夠見鬼。賴有犬丹。因犬丹而別生一副眼光。才可稱得真正狗眼。如今的所謂狗眼。却不見得有甚犬丹。有那明達之士。說他們都是藉此斂錢。並非真能見鬼。而據著者的意見。即便他們真能見鬼。也是生理上一種特殊情形。與狗眼之稱。有些不大相當。不過習俗相沿。歷來有此稱呼。著者也無從替他們辨說了。還有一事。是九月九日。稱爲重陽佳節。今人多有登高之舉。這不必說是沿用桓景避難的故事。桓景當年。因得罪鬼物。鬼物報仇。不得不登山避難。不知今人都何仇於鬼。



物也要看樣學樣的。模仿一下。以極無理由之事。流傳至二千年之久。還是相傳勿替。真是可笑又可怪了。著者並非反對登高。更不是說九月九日不該登高。要知登高是極爽心目。有益身體的事情。而且隨時可以舉行。不必定要重陽那天。更進一步說。便是重陽這天。也不必老躲在家。故意作反對習俗之舉。總之登高也好。不登也好。九九登高也好。平常日子登高也好。可總不要把登高當作避難看。這就於情理上。都說得通。不致有盲從附和之譏了。這話丟開。再說從長房死後。另有一個胡子羽的接任其事。子羽死後。又傳了兩人。而至唐朝時候。方有終南山進士鍾馗接任。鍾馗雖是文人。却生得魁梧偉岸。有力如虎。他因功名蹭蹬。退而隱居。因他爲人正直。得傳治鬼之職。不道他也有一種僻性。是心太急性如火。往往一時之氣。遷怒鬼物。他有一件法寶。爲鬼



物所最怕。此寶說來却也可笑。乃是一枝柳樹。向柳割咒三徧。隨便折下一枝。打在鬼身。別人並不見鬼物所在。但可聽得一種淒切哀叫之聲。鞭畢之後。地上可見血痕。所以今人相傳。說柳枝可以嚇鬼。鄉下地方。每有患瘡之人出門就醫。必採幾根柳條。插在身上。或放在舟車之內。以爲有此一物。便可驅散鬼魅。殊不知鍾進士咒柳鞭鬼。重在他的咒語。有了咒語。就是桃李花葉。任何枝幹。都能有用。今舍咒而專用柳枝。真可謂舍本逐末。愚至無可再愚了。這也是世傳相沿。以訛傳訛的一種笑談。和上文所言重九登高狗眼治鬼之屬。是一般的迷信之事。這却不必說他。再講那個鍾馗。專以暴力治鬼。鬼怎麼能甘。自有那般胆大有智的雄鬼。向着羣鬼提出反抗鍾馗之議。羣鬼本來苦他刑罰。久思脫離他的羈絆。今既有雄鬼出來倡導。自然全體贊同。他們用的



計策也非常雋好。原來鍾馗生有眼病。每逢出門。都要帶着一付大眼鏡。方能辨認路徑。除了眼鏡。簡單便如瞎子一般。休想走得一步。這班鬼物。就利用他這個弱點。等他出門之時。先派兩個身子比鍾馗更長的魍魎鬼。隨在他的後面。趁他不防備時。伸手向前。將他的眼鏡打落。鍾馗失了眼鏡。急忙回頭一看。魍魎是能隱形的。早已避得無影無蹤。不知所往。鍾馗既失眼鏡。又發火性。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味亂跑亂跳。不防脚下早伏了許多小鬼。前前後後的搬運石塊。絆住他的雙腳。這一來。把個鍾進士跌得半死半活。身上骯髒髒。像個泥母猪兒一般。最後又被幾個有力大鬼。推入糞窖之中。窖深糞穢。走又走不出。爬又爬不起。越是這樣。越是發火。火性越大。越找不到出路。一直鬧夠半夜。才有人來出恭。聽得窖中有聲。這才喊起人來。將他救出。這便



是世俗鍾馗被鬼迷的一幕趣劇。鍾馗自從吃了這場大虧。回到家中。氣成一場大病。明知道這是衆鬼報仇之計。但思身爲鬼師。橫被屬鬼欺凌。威信已失。顏面何存。也不願再幹這等治鬼生活。他本人也因氣憤。愧悲。不久去世了。從此以後。這治鬼一事。也沒這大胆的人。敢輕易担任。但是鍾進士的威名物望。却已傳流下來。人人知道鍾馗是可以治鬼的。大家都稱他爲鬼王。每逢端節之前。家家戶戶。都要懸掛鍾馗的神像。就是這個意思了。要知鍾馗去職之後。何人繼任其事。却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鬼迷張天師手印失效

喝醒鬼打牆遺矢有靈

却說歷來治鬼之人。大多被鬼捉弄。因此鍾馗去職之後。此席久懸。沒人敢任這等重責。直至大唐國時。方由太白金星會全全體星官。奏上玉帝。以世上厲鬼日多。時常出現民間。擾害閭閻。務懇查照。向章委派能人。專司治鬼之事。玉帝准奏。當問此職誰可去得。太白金星又把以前各員失事情形。大略奏陳。并荐龍虎山張真人。可以兼任此職。因他生而有印在手。此印可治鬼狐精怪之類。如蒙簡任。必能盡職愉快。玉帝准奏。當派太白星君親去宣旨。星君到了龍虎山。張天師得了值日功曹的報告。早在洞口迎接。賓主相遜入內。星君先宣了玉帝詔旨。天師跪而受詔。讀畢。方施禮坐定。大家談些天上人閒之事。天師問起近



聞東華大帝奉旨下凡。可有這事。星君道。此事却是真的。大帝常謂天上多一神人。不如人世多一神仙。又因曾在他弟子鍾離權面前說錯了一句話道。將來度你爲師。這一句無心之談。孰意竟成讖兆。此番上帝因聞人間惡人太多。人心日壞。意欲揀擇神仙星宿中。有才有德。功行極深者。下凡一走。常常化現法身。指示迷惘。廣開覺路。一時難得這等人才。後聞帝君有願下凡塵之說。徒以他的弟子鍾離權尙未成道。不能度他出世。難踐昔日約言。是以遲遲未果。今者鍾離權已由李玄傳授玄經。早成大道。正可作得帝君度世之師。曾於上年向太上老君說起此事。老君說道。帝君性情端正。而行爲瀟灑。正是神仙風度。既有昔日約言。便合下凡一走。以見聖人無戲言。兼爲陛下感化萬民。去邪皈正。是誠莫大善舉。非帝君德行功業。亦不能當此重任也。玉帝得奏。



聖心大悅。隨於帝君入朝之時。當面吩咐了一番。帝君慨然奉旨。願隨卽下凡。現已生于河中呂氏人家。名洞賓者便是。某此番別過真人。尙須去華山一走。通知鍾離權。須早前往點度。莫教他久滯紅塵。致嬰浩劫。將來如至爲難之處。某與真人都得盡力之所能。隨時指點於他。也是一件大功果咧。真人聽了。點頭稱是。星君去後。天師便傳合府靈官、法官、功曹、吏胥人等。向他們宣布新膺帝命的話。從此四海之內。一切鬼物。都受天師管理。相傳至清朝末年。並無變故。只有一件小小趣事。久爲世人所懷疑。莫解者。卽因相傳有張天師被鬼迷一句古話。可見以天師身分法力。也曾蹈過費鍾諸人的覆轍。益見治鬼一事。真不容易。以著者所知。自從天師接管鬼物以後。鬧過一件小小風潮。但鬧事的主體。却不在天師。而在天師部下的一位法官。這等法官。本擇世



上全真中。有修行法力者。充之內中。還就其道法高下。別爲上中下三等。當唐朝末造。天師府中有個新來的法官。和天師全姓。年輕才美。頗蒙天師信愛。初來時。不過是下等法官。不上半年。卽擢升中等法官。這人本是江西地方一個貧人之子。幼年時候。跟隨父母行乞度日。人家見他體貌清秀。人品端正。雖在乞丐隊中。偏有大家公子的氣派。因此人人瞧得可憐。每逢他到的地方。不消開口。人家就會加倍的照應他。他的爹娘也賴以溫飽。這張法官偏又孝順父母。乞的食物。必先敬過兩老。然後自食其餘。有時天氣過於寒熱。便把父母安頓在古廟內。獨自出來求討。得了食物。仍都敬與他們。後來他老子病重。無錢請醫。他把困苦情由寫成一紙文辭。問人哀乞求救。文辭却又做得不俗。人家又格外的憐憫着他。半天之內。給他討到紋銀十兩。歡歡喜喜。拿回古



廟。誰知他老子沒福享用。已在病急時分。張法官急了。背着人割下一塊股肉。先行煎來給老子當作藥喝。一盃下去。果然毛病得了轉機。至次日一早。他又進城來。尋到向來認識的一位醫生。意欲求他屈駕到古廟中一診。免得老子垂危之身。再受意外的辛苦。不料他老子壽限已到。無可挽救。等得醫生請到他老子已經斷氣。張法官這場悲苦。真個難以言語形容。啼啼哭哭的。葬了父親。剛把得來的十兩紋銀。用完。母子二人。狼狽相依。東求西乞的。過了許多日子。這年。恰值年荒歲歉。盜賊如毛。地方上稍有身家者。都奔避遠方。剩下幾家農戶。也都苦得和張法官母子相差無幾。張法官弄得討無可討。乞無可乞。自己年輕力壯。捱飢受餓。還不要緊。却如何養他這位老母。天天求乞回來。眼見老母這般高年。還不免吃這等苦頭。心中宛如刀刺。便在廊下暗暗痛



泣。還不敢使老母知道。增他傷心。可憐那時的張法官。也可謂走到水窮山盡的地步了。那知人有善念。天必聞知。決不忍他走入絕路。當有張果大仙。聞知其事。卽化成一個道人。用點石成金之法。送他半百紋銀。并教他許多救人濟世的道法。從此以後。張法官便利用這筆款子。租得一所房子。專以巫術治病。頗多應驗。門庭登時盛旺起來。如此又過了三年。他的母親心廣體胖。病也好了。而且越發康強起來。張果又來對他說道。以前教你道法。半爲救世。半供你仰事之資。但此事非可久爲。不如跟我到龍虎山。我薦你至張天師處。當一名法官。何如。張法官便把店收了。將所有積餘銀錢。除分與一班窮親苦友之外。一概奉與母親。自己便隨張果到了龍虎山。做了一名法官。這張法官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才。每逢天師作法。書符持咒。他只立在一邊。留心考



察居然被他學去好多的符咒。一天天師被一位道友邀去下棋。派他管守洞府。他想閑坐無事。何妨把前日偷學的召鬼之法。拿來試驗一下。於是戟指書符。把天師金牌一拍。一霎時間。房間內站滿了無數鬼魂。有折足斷臂的。有焦頭爛額的。有舌伸口下的。有目凸眶外的。還有許多希奇古怪可慘怕人的鬼。亂烘烘聚在一處。因見召他們的不是天師。却是向不相識的人。羣鬼心中也有些詫異。又因張法官不配管轄他們。又有些不大服氣。當下七張八致的。齊齊包圍張法官。問他有些事情。把我們召來。張法官一見如許醜鬼。心中早嚇得模模糊糊。對答不出。而且室中之鬼。已擠得水洩不漏。而大門以外。後至之鬼。還成羣結隊。陣陣進來。羣鬼見張法官如此胆小。益發瞧他不起。有揚聲辱罵的。有冷語譏訕的。有說打死這野道人的。有說拖他出去。丟入糞坑



的。又有說某處地方正在大做法事。我們剛想圖得一飽。被他用符咒喊來。喊了過來。又沒有事情。我們却白白喪失了一餐飽食。這非向他索賠不可。如此一場紛擾。把張法官愈加嚇得魂靈出竅。竟把退鬼之咒。忘得干干淨淨。於是衆鬼愈加大鬧。把張法官捧了起來。頭向下。脚朝天的。轟了半天。然後放將下來。又用馬糞牛尿。塞住他的嘴。把還要拖他出去。丟入糞坑。幸得天師回來。一見這番情景。心下恍然。忙用退鬼咒。驅趕羣鬼。衆鬼也紛紛爭論。說張法官不應無故開他們的頑笑。非要將他懲治不可。天師難却公意。只得善言撫慰。并允一定訓戒張法官。衆鬼還不肯就散。定要天師當面重辦。天師大怒。左手捏訣。右手現印。大喝小鬼們焉敢如此不遵約束。如再無禮。我這手印和符訣一合。可使爾等於轉眼間變成血水。原來天師和凡人一般。不過天付治



鬼懲怪之職。生而有印在手。符咒之類。得此一印。方有靈效。自來天師傳統。卽擇諸子中有印者。令他繼承其職。所以永無爭奪之事。按之古籍。生而有文在手。者不一其人。天師之生而現印。事全一理。他的印符上可以警不法仙神。中可以制靈變妖怪。何況區區鬼魂。焉有不懼之理。他們見天師動了脾氣。深怕他真個做將出來。鬼身禁受不住。只得唿咧咧一聲胡哨。大家逃個干淨。天師再來瞧那張法官時。已是不能言語。而且周身青腫。疼不可言。天師見了。又好笑。又好氣。因他吃虧太大。平日又是最喜歡他的。便也不忍多責。反用符咒替他治好傷痕。然後囑咐他道。符咒爲物最靈驗。也最可怕。用之不當。可以自殺其身。何況無事濫用。作爲遊戲行爲。不是反加罪過了麼。幸而你還只召爲一班野鬼孤魂。萬一把天上星神或本府靈官請來。沒有正事給他們去



辦。那麼你這身子敢則早已變了齋粉了。還能在此地見我的面麼。從前我這府中。有一個王法官。因爲出恭。沒帶粗紙。就捏個訣。召到值日靈官。請他代拿粗紙。被黃靈官一鋼鞭打落深崖。連屍骨都不見一根。這等事情。就是我也沒有法子。可以救援他的。你想可怕不可怕啊。幾句話說得張法官嚇出一身冷汗。半晌不敢說一句話來。誰知這班鬼魂。雖不比神將的威嚴。靈官的身分。却也十分的倔强。聞得天師不肯懲戒張法官。不由動了公忿。曾於荒野之間。開個鬼魂懲戒張法官的大會。公議要求天師的方法。中有一鬼。乃是一個狐精。被天師五雷劈死。因他交接生人太多。得有人氣。所以也捱在衆鬼之內。這東西雖非人類。却是狡猾陰狠。詭計多端。他便獻議道。從來作我們鬼師鬼官鬼頭兒的。才如費長房師徒。狠如鍾進士。尙且經不住我們聚衆一鬧。如




今這張天師。但憑一印。除了印符咒。便不足怕。我們只要假作哀求。慢慢走近他的身邊。他若允許我們。立時斥退張法官。并予以嚴重的刑罰。當着大衆的面。做給我們看。我們就沒得說。大家退回。可從此以後。天師也不敢正視我們了。要是他再有倔強。我們就將他有印的手。攥住。使他舉不起來。大家再團團圍住。用鬼打牆之法。將他迷得進退無路。出入兩難。那時怕不就我們範圍。從此他也挫盡威風。決沒面孔。再向我們吆吆喝喝的。自尊自大了。羣鬼聽了。無不贊成。他們果然有些合羣鬼想。等得天師晚上出門之時。羣起阻道。先用善言求請。天師見他們一味動衆。要挾。心中不悅。少不得仍是一番呵叱。那知衆鬼已擇一班強有力。狠如虎的惡鬼。假作請命之狀。早已捱近身邊。見他一聲呵叱。大衆奮勇而起。將他一隻有印的手。壓住。天師見衆鬼不散。當着



一班侍從靈官之面。面子也太下不去。不由滿心發出火來。當即一手捏訣。再舉那隻有印的手。那知重逾千觔。再也抬不起來。已知着了他們道兒。心中一慌。靈機便已窒滯。本來道家作用。全賴一點心靈。心靈既窒。卽如常人一般。睜眼瞧瞧。一班隨從靈官。一個都瞧不見了。心中越慌。越發不得主意。竟被一班野鬼。吆吆喝喝。嘻嘻哈哈的。簇擁而去。此時天師心中。十分模糊。眼中所見。東也是一條峭壁。西也是一片大水。好容易找到一條路徑。那知走不幾步。又是一座障壁。堆在面前。險些把他嘴臉也碰腫了。最難受的。還是那一隻印掌。沈重萬分。漸漸被他們壓得痠疼起來。十分難過。耳中只聞張真人還不投降。張天師快快退位的聲氣。又有說。你還敢倔強麼。還敢輕視我們麼。還不快快把那姓張的交出來麼。這等說話。把個天師弄得有法成無法。答應不好。



不答應。又有些支持不得。這便是世人所傳鬼迷張天師的一幕怪劇。那天師被羣鬼所窘。一點施展不得法力。心中想道。只有等待天光。陽氣一盛。鬼魂必然散去。那時却再計較。怎奈那隻被壓的手。看看將要折斷。實在萬難支撐。只得坐在地上。把那隻手攔在一塊大石上。以爲藉這石塊之力。可以減輕些壓力。誰知那批鬼魂。真個來得陰險凶狠。明明知他意思。於是加上許多蠻鬼上去。再把壓力加重十倍。天師的臂膀子。下面靠石。上邊負重。險些要被壓得糜爛了。天師不覺仰天長嘆道。萬不料身爲天師。爵封真人。反被鬼物所迷。性命只在俄頃。老天。如此不肯佑我。何苦要我兼這差使。我死何足惜。但恐從今以後。不但沒人敢負治鬼之責。只怕連這天師之位。也沒人敢坐上去。了。嘆聲未息。忽聽雲中大喝道。真人身爲天師。難道連這區區鬼打牆的頑



意兒都不知道麼。真人聽了。猛可地省悟轉來。道。阿呀呀。我真昏了。怎麼眼前小術。都記不起來。扎掙着立起身來。掇下褲子。撒了一大泡滾熱的溺。把身子四面轉旋。各方面都澆着些兒。一溺未完。只聞四處八方鬼叫之聲。頓時眼前一爽。宛如撥去一重障幕。還有那隻被壓的手。也立刻輕舒。如釋重負。天師望空額手。謝仙人提醒之德。尋着塗徑。于而回。不知天師回府以後。對於衆鬼有何處分。那雲中廝喚的是那位仙人。却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發預言張天師被廢 踐前約呂純陽誕生

却說張天師被鬼迷一事。已在上回說明。天師一溺。撒退衆鬼。此話近于滑稽。其實却有至理。本來天師生而得位。印文在手。他的體氣當然比常人不全。況且身爲天師。天師固是凡人所做。但因時時和神仙妖鬼接近。常常用着符籙訣咒。自然也不能不做一番脩道工夫。因而他的陽氣。又比常人來得盛旺。而結實。他那區區一溺。看似毫無力量。而一觸鬼身。已如油滾火燙。萬難忍受得住。此天師所以能一溺而驅散衆鬼者。職是故耳。如今的人們。也常有夜行山谷。被鬼打牆。迷的神知昏沈。進退維谷者。如體氣極強。又係熱烈之體。也可以用溺退之。要是身體衰弱。又屬寒陰之質。却須改用噴血之法。而血之來源。又最好是



咬破舌尖。四面一喫。其效力可等於陽體之濁。若被迷者係屬女性。則無論體氣如何。概須以血治之。這等傳說。是否可靠。可惜作書人有生以來。未嘗見鬼。也不敢以搗鬼之談。貽誤他人。只好附帶聲明一言。道事屬傳聞。不敢負責。但所言天師之事。却確而可信。讀者要是懷疑。大可到龍虎山上去調查一番。真真假假。就可澈底明白了。閉言少敘。再說天師受了這場暗虧。回府之後。便有一全出門的靈官和侍從人等。前來問好請安。天師把經過情事。一字不瞞的對他們說了。早激動了黃王兩位靈官。立時掣出鋼鞭。大呼道。鬼物侮辱天師。我輩更不在他們眼內了。請天師立刻召齊羣鬼魂。非得逐個賜以一鞭。將來鬼風囂張。鬼勢蓬勃。還能治得下來麼。說着。怒冲冲地立等後命。天師笑而慰之道。某豈不知羣鬼可惡。但思他們身爲鬼物。且多無祀少祭之輩。他



們的境地。已極可憐可憫。而張法官不明事理。妄施道法。委也咎有應得。某雖嚴行訓斥。却非羣鬼所見。他們因爲深恨張法官。而連帶與我爲難。其事可惡。而情尙可原。好在我身既未吃虧。不如恩施格外。饒過他們。也見我輩寬大之德。仁義之心。望君等釋怒開懷。切勿以此介介於心也。二位靈官聽了這話。不覺把心氣平下來。王靈官先把鋼鞭收好。從容說道。話雖如此。但天師本人。可以施恩。而天律却不容寬縱。鬼物固自可憐。羣鬼之中。必有爲首倡導。以及主謀犯法之輩。此等惡鬼。斷斷饒恕不得。若一概免究。不但不見天師寬仁之德。他們反疑天師顛預畏事。我輩溺職廢法。將來些小事情。不愜他們的意。隨時隨地。可以動衆挾持。甚或鬼計多端。鬼謀百出。鬼頭鬼腦。鬼鬼崇崇的。鬼把戲兒。必將層出不窮。而且有甚於鬼打牆鬼壓手者。天師和我輩縱有



道法防不勝防。萬一鬧出大事。必受天律之誅。是天師今日之仁慈。卽爲他日獲罪之根苗。更恐茫茫神州。鬼將食人人。不勝鬼。鬼勢可以滔天。人且盡學爲鬼。那時還成什麼世界啊。天師聽了。悚然動念。正思回答。忽聞空中鶴唳一聲。突有仙人下降。天師急偕二靈官四仙吏一全出迓。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推荐張官法的張果大仙。張果一見天師。疾忙拱手說道。太對不起真人了。爲了貧道推荐之人。累真人被么魔暗算。若非貧道湊巧路過。提醒一言。真人還得受他們磨折。豈非貧道之罪。真人才知空中出言點醒他者。卽是張果。忙也道謝不迭。大家相遜而入。施禮坐定。張果先對二靈官笑道。才在空中。已聞妙論。二公所言鬼勢滔天。人將學鬼。這話說來駭人。其實將來終常有這一天。不過還在千年之後罷了。大抵善惡二途。卽陰陽所由分判。混沌之始。人人皆



是渾人。渾人則無機詐。無機詐便是善人。降至後世。機械變詐之風。一天盛似一天。因之世道人心也。一日薄過一日。到了薄極之時。卽陽氣消滅。陰勢大盛之時。二公所謂鬼勢滔天。正其時也。鬼屬至陰。人之所異於鬼。卽因一點陽氣。到了人無陽氣。試問與鬼何殊。並非鬼能屈人。鬼也不求人化爲鬼。但到了那時。鬼固不失爲鬼。人也與鬼全類。因此世上的事情。全是些卑鄙齷齪。陰險猾賊性質。在官則不顧公家。祇知賄賂。賄賂可以公行。苞苴不必暮夜。是卽鬼魂搶奪羹飯的情況也。在普通人民。則孝道可以廢除。淫風可以倡導。只求有利於己。不問廉恥禮義。又猶之於鬼物無心。任意搗鬼。絕不顧人的難堪。此等鬼心鬼腸。鬼謀鬼智。將來必一一傳於生人。於是人鬼無別。而偌大宇宙。真個成爲鬼世界了。但這都是將來之事。以貧道眼光望去。大約去今一千五



百年內外。總得到此境界。如今却還談之太早罷了。天師聽了。笑道。故人遠道相訪。原來是專爲發牢騷來的一句話。說得張果也笑了起來。又道。這話。你們今日聽了。必說我言之過甚。但這倒決不是頑笑之談。委實將來必定有這一天。大凡天地之道。不外陰陽二字。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也消歇。昔人所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就是這個道理。從實質講來。先是一刀一鎗。你生我死。四面八方的混戰一場。名爲大亂。實在還不算真亂。因爲這等亂事。所亂者只是一個事字。事儘管亂。人還是人。必致人心皆死。人化爲鬼的時代。那才算得真正大亂。俗語所謂人心欺倒。天道反變。這八個字。正好作亂字的註腳。這等真正大亂。方可與混沌時代。渾人之治。成個相對的地位。卽渾人爲全陽時代。而鬼世界則全陰時代。如此由陽而漸化爲陰。中間不知經過幾萬幾



千年。到了大亂之極。最後結果。又將混成一片。可是這混與上古之渾。絕對相反。一個是陽極之渾。其爲治也。洵洵穆穆。熙熙攘攘。無爾我之分。有說不出那一種無限樂趣。一是陰極之混。其爲亂也。顛顛倒倒。糊塗塗塗。無彼此之別。有話不像的那一種烏烟瘴氣。人心至此。可稱亂極。所謂亂在人心。而不在人事。稱爲根本之亂。不是枝枝節節。一地一時的。小小亂事可比。合到上古的渾人時代。才可稱得一治一亂。從此以後。天地必將復合爲一。又須經一番開闢工夫。再入於渾人時代。爲再治之開端。天道如此。莫可如何。雖有大智大聖。如玉帝、元始老君、王母、西方佛、和東方孔。也不能爲之挽回變化者也。天師靈官等聽了。都爲嗟訝不已。天師又道。到了那時。我輩子孫。不知如何情形了。張果笑道。此中却要說個難易久暫的道理。真人勿惱。我可預言一句。如真人



生而得道。爵爲天師。但福分太大。反感亦大。如我貧道。以小小動物。修成今日的地位。位分雖卑。尙非輕易得來。將來在鬼世界中。還不失爲一個末秩小仙。若天師子孫。却就不免要稍稍吃虧。甚至天師名義。也當於那時告終。縱能恢復。也須在二次開闢之後了。真人聽了。心中倒有些不大歡喜。但他是生有涵養的人。面上怎能露出。反哈哈一笑道。如道友所言。連玉帝佛爺等。幾位聖祖。尙且不能挽回氣數。何況我輩。再說千五百年後的事情。那裏管的許多。好在那時道友資望道德。必定日積月深。有你高居天府。我的子孫。不怕沒人照應。就不做這天師。丟了這撈什子的手印。有什麼要緊。說畢。又哈哈一笑。張果聽了。深悔自己失言。忙用別話支吾開去。因又漸漸說到張法官身上去。天師卽把張法官請來。張法官見了張果。頗含內忤。張果笑道。年輕人作事。往



往不顧利害。不識進退。世上人大概如此。也不光是你一人。但我今天來意。却專爲了結你們這重公案而來。一則真人對於此事。真如靈官所言。本身不妨仁慈。而天律不容寬貸。至少也得把那爲首的幾個鬼魂。加以一番懲究。說到這裏。袖出一紙名單。交與天師。說貧道已替真人將此事查明。這幾個惡鬼。便是倡議主謀的東西。此輩不懲。鬼界不得平靖。二則卽爲張法官的事情。這事鬧得雖不甚大。也不算小。但他不過一時貪頑。且把平時所學。小作試驗。以備將來扶助天師之用。若說惡意。是一點沒有的。所以他這事情。也還算稍可原諒。但如今他斷不能再在此地了。一則顯得真人待他太寬。將來難以服人。二則鬼魂中。狠多不可理喻的。此番經真人懲究主謀以後。他們對你的仇怨更深。似你一無本領。怎能和他們抵抗。不如脫離此地。回家事母。等你母



死後。另找一處名山洞府。可供修養之處。自己用些苦功。將來也可有地仙之望。張法官聽了。只得謝過天師。跟定張果。一全別過了天師。和府中一班仝事。張果駕起雲頭。先將他帶回原籍省母。張果臨行。又丟了一塊銀子給他。吩咐道。你今可將此作些本錢。辛苦營生。看有可以幫扶人家之處。隨意作些功德。也可增厚你的根基。我再告訴你。你的前生。本是鍾離仙師未得道時。在山中收下的徒弟。仙師替你取名。叫山月兒的。便是。後來仙師又被他師傅東華帝君斥責。說他自己尙未成道。怎好擅自收徒。因此他也不敢再來找你。但仙人無戲言。他既允許將你造就。又已得過你的好處。除非你做了什麼歹事。斷斷不能再收。否則終要設法成全於你。因此他於得道之後。將你牒送冥司。投生此處。再行攷察你的爲人。倒也頗知孝道。性情也狠忠厚。他便放心大



胆。決意把你提拔一番。以完向時夙願。這便是你前生的歷史。現在他因東華帝君不久下凡。數定屬他爲徒。他念自己受帝君提挈教訓。得有今日的地位。因此已化身教習。投在他家。作他的教師。以便隨時隨地。點度於他。自己不得分身。特託我了理你的事情。現在你母親已有疾病。大約不過數年陽壽。你既脫離天師府。正可在家奉養母親。以完你做人的責任。待爾母死後。可去福建武功山下白風岩。做些修養功夫。等到機會來時。我自再來指導你修煉之道。說畢。袍袖一舉。人影俱杳。張法官亟忙跪送。從此他便遵命在家。爲人擇婚合日。批評命理。得錢養母。一面開始作他養氣功夫。過了五年。他娘死了。他便棄家游到福建武功山。果有一白風岩。岩下有洞。就在那裏用功。五十年後。張果親往考督他的程度。教了他許多道法。更三百年後。度爲地仙。這是後



話一筆表過。如今再說鍾離權在呂洞賓家中教了他五年的書。那時却當唐代武后歸政之後。這呂家世代爲官。洞賓父母自然也指望兒子能毅繼承宦業。偏這洞賓生有異秉。對於博取科第的學問。無論何等艱深古籍。一到他的目中。總是嫌他太淺太粗。不值一讀。他父親氣極了。當着他先生面上。親自考察他的功課。不道他所讀的書。從頭到尾。一字不忘。年才八齡。已能帖括詩文。精而且妙。就是他父親也不能不佩服他。更有心找出古書中最難索解的問題來。考他一下。他總是有問卽答。脫口如流。並有許多意義。發昔人所未發。正可作得古人知己。他父親也無以難他。不覺點頭嘆道。此真吾家千里之駒。但黃口孺子。動不動嫌古人書籍不足觀。未免太覺狂妄。不知吾人爲學。除了聖賢經傳以外。更有何書可讀呢。洞賓聽了。夷然對道。孔聖之學。是入世



正道。其言平易近情。可供爲人楷模。人人如此。天下暫可太平。而非永久常治之道也。至於出世妙義。還在老君道德經內。人人習之。則萬年常治。永無亂事。此中至理。正我所應服膺。而今人反忽視之。以爲異端之教。還有許多玄門要旨。道術正宗。皆人生最高學問。今之自命通人者。反鄙而勿道。此大道所以不行。而天下所以常亂也。幾句話。把他父親說得又奇又惱起來。未知後事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呂祖高論驚老父 鍾仙吟句傲賢徒

却說呂洞賓對他父親說出一番出世偉論。把他父親說得目瞪口呆。叱道。小子略知皮毛。正如古人所謂才能記得幾個古典。怎敢非聖誣道。忘作怪論。我華夏中國。素以堯舜文武周孔之道治世。數千年相傳。勿替。到了本朝手裏。歷代聖主。無不以崇正黜邪爲事。多少通儒碩學。不敢稍作非議。你小小孩童。能有多大見識。敢出此等無法無天的狂言。說着向先生一拱手兒。說道。蠢犬如此胡鬧。敢煩老師曲意裁成。引之於正。能使寒門不廢書香。永承祖業。小弟就感德不盡了。說罷。怒匆匆入內而去。鍾離權笑對洞賓說道。爲你幾句狂言。連累我也討了個沒意思。洞賓聽了。挺着身子。圓瞪雙眼。說道。師父。別這麼說。弟子承師



父訓誨。已知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只有這一個道。道之外無他道。道之內也無他道。弟子年紀雖小。已知救世之道。也只是這一個道。天不生我則已。既生了弟子。弟子誓要把世界衆生。一起引入大道。有一人不得道。弟子决不獨自成道。弟子也深信孔氏五倫之教。事親之理。爹爹雖不容弟子修道。弟子還要慢慢的感勸爹爹入道。而且弟子私意。以爲勸世救人。要自親及疏。由近而遠。自己的骨月。尙不見信。更何能感化他人。師父。弟子救世功夫。已定從自己家中入手。現在爹爹的意思。要弟子讀書成名。中高第。做大官。生兒育女。傳接香烟。弟子爲要感動他老人家起見。一定事事先遵他之命。做給他看。博得老人家的歡心。方好挽回老人家的心意。師父。你看弟子的見解。何如。鍾離權聽了。大讚道。三教異途。而其理則一。儒家訓人。最重忠孝。我們既要修道。尤其



應該把忠孝大節。時時記在心頭。能穀如弟子所言。把人生責任一一做完。然後入山修養。那是最好沒有的了。但恐那時世情一重。道念反輕。不但普渡衆生的宏願。難以貫徹。就是你本身。也將與草木全腐。落不到一點結果。豈不可怕。洞賓笑道。師父此言。忒小覷弟子了。弟子未生之前。家慈曾兩得夢兆。說有許多仙官。排着儀仗。送弟子投胎。生下來時。室中盡是芬香。院外咸聞空中仙樂。悠揚許多時。才散。因此家君常說。弟子將來必有造化的。這倒不必說他。最奇怪的。弟子常常夢見一位白髮白鬚的星官。自稱李長庚。弟子久聞玉帝殿中。有位太白星君。姓李。名長庚。多分就是此公了。他在夢中。時時吩咐弟子許多道門玄理。并着弟子時時記得。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人。他又說這兩句話。是弟子自己說的。弟子在夢中。也似乎記得。確曾說過這



兩句話。但不知何時說的。和講與誰聽。這可記不起來了。弟子醒來之後。靈府十分清澈。常把這兩句話。印在自己心坎裏。所以才有度盡世人的宏願。師父弟子此言。確不是一時興到。隨口亂談。委實刻刻不忘。存有這個念頭啊。鍾離權笑道。既如此。你可記得從何處見過我麼。洞賓笑道。那也記不清楚了。但弟子早對師父說過。一見師父的面。就似非常熟識的樣子。看來這些。許都是前生之事罷。鍾離權聽了。手撚鬚子。哈哈大笑。笑畢。又輕輕點點頭。却不說話。洞賓却不甚理會這些。又道。弟子話是這麼說。心中却愴慮一件大事。鍾離權點頭笑道。我省得。我省得。但是並不要緊。洞賓怔怔的問道。師父猜弟子什麼心事。鍾離權笑道。想來你志切修道。爲要度盡世人。不能不先感化你父母。功名富貴。你所自有。十年之內。一概可以辦了。獨是生男育女。不能不有男



女居室之事。你怕是怕破了法身。未免阻礙修道的功行。你所憂患的。不是爲此麼。須知你乃純陽之體。縱然破了色戒。但只氣體感應。已可生育男女。不必搖動精血也。這因你根器太厚。陽剛太盛。才有這等好處。要是別人啊。一破色戒。就得遲千年道行。甚至全功盡棄。與凡人無殊。才是第一可危的事情咧。洞賓聽了。大喜道。弟子所憂。正爲此事。今蒙師父指點。此愁可祛。弟子倒要請問師父。究竟是人是仙。何以能知弟子許多情事。而且師父每天講授玄門大道。弟子雖愚。也知此等玄理。非大羅金仙。確有千萬年功行者。不能道其隻字。可見師父決非平常之人。弟子又想起師父到弟子家中那時。很有許多特別情景。至今弟子家人。還常常說起。引爲奇事。鍾離權不等他說完。先笑而問道。他們是怎樣說我呢。洞賓笑道。就說師父初來之時。自己上門求見爹爹。



爹爹因師父一身襟襖。以爲前來告幫。先時很想不見。後在門內私窺。望見師父雙目有神。清氣滿面。便說決非求助之人。急忙以禮相待。及見師父議論高明。口才清朗。幾句話。就把爹爹驚服得要命。因此十分敬仰。及問師父來意。師父岸然說道。要收弟子做個門生。那時爹爹正因弟子太聰明。又忒頑皮。正苦請不到一位好先生。既有師父這樣大才之人。作毛遂之自荐。焉有不悅之理。但是他老人家至今還有疑念未明。因彼此要好多年。師父始終不曾說出自己家鄉所在。也不知師父是何等出身。曾做什麼事情。何以這許多年。未見師父回家一走。也未聞師父寫過什麼家書。更不見有甚親友上門相訪。這便是他們疑惑師父的原因了。鍾離權聽到這裏。禁不住哈哈一笑。洞賓又道。其時弟子年才五齡。爹爹曾說。弟子生有自來。確是有夙慧的孩子。四歲已



畢經史五歲上頭。便被我駭倒兩位老師。弄得他們無顏而去。今得師父辱臨指教。事情是非常之好。又恐弟子負才傲人。瞧不起師父。所以喊出弟子。先着拜見師父。豈知弟子一見師父。宛如天賜良師。不由不滿心悅服似的。未及領教。先已心折。所以弟子曾說。這才是我的師傅了。哪。鍾離權點頭說道。這也許是你我有些前緣罷。洞賓矍然道。師父。我們前緣是前緣。但我想師父一定是位天上神仙。許是前生有約。特地下凡來教誨弟子。引弟子入道門來的。師父。今兒閑着無事。師父不妨把前生之事。也對弟子說說呢。鍾離權聽到這句。不覺變了面色。喝道。人世怎有神仙。神仙那能跑到凡間來。替人教書。你這孩子。大會胡說。怪不得你爹爹要罵你狂妄呢。洞賓受責。並不懼怕。反笑起來道。這是師父故意嘔我頑哩。我就知道師父必是天仙下降。師父若說神仙。



不得下凡。何以世上又傳下許多神仙真蹟。大抵真人不肯隨便露相。露相之後。必多麻煩。所以諱莫如深。師父既不承認。弟子也不敢妄測。高深。橫豎時機到來。師父總會告訴弟子的。說罷。也不再問。自歸書位。用功去了。這洞賓天分既高。又得名師教導。自然成爲無上好才。這時正值唐朝貞觀時代。洞賓年十二。便跟着一班親友。全去應試。一戰而捷。中進士第一人。時人稱爲河中小才子。一時世家大族。有女兒的。都願招他爲東床佳客。洞賓守師父之訓。一遵父母主張。十五歲上。娶了本郡何太守的小姐爲夫人。伉儷之情。十分敦厚。過了二年。生下一子。洞賓亦以才名補官。陟宦途者十數年。鍾離權始終相從不去。一天。師徒父子在衙中治酒小酌。閒談政治民生之事。忽吏得進來道喜。說有升遷消息。洞賓父子聽了。也有喜色。鍾離權獨微笑。不則一聲。也不道。



賀洞賓的父親笑道。先生高士。宜不以功名介懷。小兒年才弱冠。仕途太順。凡人得志太早。必易生驕妄之心。驕則不能更進。妄則爲世所輕。人皆羨彼。吾懼其不爲福也。惟先生終始管護而督過之。兒子幸甚。呂氏幸甚。鍾離權聽了。不覺仰天大笑道。世亦安有迷於名利而能進於道者。老大人但慮其驕妄非福。抑尤淺言之耳。幾句話說得父子皆默然不語。鍾離權推盃而起。踉踉跄跄的離席走了。幾步口中吟道。

傳道真仙不易逢。

幾時歸去願相從。

自言住處連滄海。

別是蓬萊第一峯。

又吟道。

莫厭追歡笑語頻。

易思離亂可傷神。

閒來屈指從頭數。

得到清平有幾人。



大笑道。了不得。今兒給賢喬梓灌醉了。請先失陪罷。說罷。向外急走。洞賓父子都怪他今日言語神情。有些不倫不類。都道他真個醉了。洞賓本來事師最敬。見他醉容可掬的出去。忙稟命父親。親自追了出來。直到鍾離臥室。鍾離權一面走。一面還在那裏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些什麼。一進門。就嘔吐狼藉。臭氣難聞。他也不管後面又有什麼人跟着。逕自奔上床去。利衣踢下。洞賓怕他受寒。想替他蓋上被頭。便在他耳旁輕輕喚了聲師父好好睡下。這樣子睡。是要受寒的。鍾離權聽了。睜開兩粒惺忪的醉眼。呵呵笑道。人生一醉。如登天府。弟子可能從我到天上一遊麼。洞賓笑道。師父說笑話了。弟子凡濁之軀。如何得升天庭。要是能夠升天。弟子求之不得。怎有不願之理。鍾離權聽了。大喝道。胡說。本是天上人。硬向地獄鑽。還說什麼情願升天。說畢。又哈哈一笑。搖搖



頭說道。這圈子可怕。這圈子可怕。說了這兩句。登時鬨聲大起。條然入夢去了。洞賓自從應試以來。功名順利。天天做的。都是煩劇之事。虧他年富力强。才識高遠。無論冤案疑獄。或是種種爲難之事。一經他手。無不神速妥當。外面的聲譽。一天高似一天。他自己也漸覺此中可樂。大有沈醉功名的情況。夫人何氏。才貌都臻上乘。自他出仕以來。又替他購置兩個姬人。也皆雅豔清華。知慧不凡。洞賓也不免有情時。時對師父誇獎他的妻賢妾美。鍾離權只朝他微笑點頭。既不勸阻。也不說什麼掃興的話。不過從此以後。洞賓每每和他談道。他總不肯深言高論。惟以一二語敷衍他的面子。有時洞賓發起急來。說師父莫非疑弟子不肖。才入世途。就忘本來面目。所以相棄如遺麼。鍾離權大笑道。非也。非也。修道豈在多言。道貴無爲。一落言詮。便非真道。你要我怎麼議論。



才合你的心意咧。洞賓不敢再說。而心中也時時自克自訟。惟恐偶一不慎。搖動心志。反被外物牽誘了去。但不知物欲誘人。每乘人不自知覺之中。爲之潛移默化。以洞賓之根基。又有那般知慧。那樣志趣。再得仙師指導。監教。日夕相從。照常理說來。自該一路順風的走向大路上去。憑他功名聲色。和一切人世繁華。怎樣的大力引誘。也不能把他提到世路上去。誰知理想如此。事實上竟不一定符合。卽以彼時的呂純陽而論。實在有些漸漸惑於世情的狀態。顯露出來。鍾離權身爲師傅。又是他前生弟子。洞賓修道之責。都在他一人肩上。如何輕易放得下去。便想乘機點化他一番。順便卽可勸他棄官歸林。斷絕一切色欲。方可修成至道。無負兩世約言。因於這天席上。佯醉歸房。逗得洞賓前來問安。卽假借醉態。先將他刺諷了幾句。果不其然。洞賓真是根器最厚。



之人。一聞此言。宛如當頭受了一棒。又如清夜鐘聲。驚回他的迷夢。眼
怔怔瞧着師父。已入睡鄉。鼾聲聒耳。酒氣熏人。兼之剛才嘔吐的東西。
既髒且臭。刺入鼻子。任什麼人都要禁受不住。偏偏那時的洞賓。他以
公子官員的身分。竟似耳聾鼻塞。一點不曾覺得怎樣。對着沈眠的鍾
離權。只把雙手高拱。肅恭將事的。立在床邊。不敢走開。也不敢廝喚。這
一下。就整整站了三個多時辰。中間也有許多下人們進進出出。瞧見
這位公子老爺。發獸也似的。立在師老爺床邊。自不覺有那種驚奇的
情形。但又不敢動問。其中只有一位老管家。是呂氏三代世僕。他在老
大人面前。都能說得一句話。作得三分主的。何況這位小主身邊。他的
權力。自然格外偉大了。當下他得了衆人報告。一則恐有什麼特別的
內情。關係小主前途利害的。憑着自己的良心。不能不查個水落石出。



二則怕小主人站得腰酸腿疼。回來辦不得公事。三則素知師老爺愛護小主。比小主人的父母還來得誠懇。今兒爲什麼又有這等做作。累他愛徒如此虔誠賠禮的。難道小主真有什麼委屈他老人家之處。若果如此。他這老管家兒也該代小主向師爺謝罪。他懷着這三項意見。這才不避一切。毅然跑了進去。悄悄把小主衣襟一拉。才把洞賓拉得嚇了一跳。恍如夢醒一般。冒冒失失的問了一聲。是誰這般無禮。回頭見是老管家。慌忙施個便禮。叉手兒問道。老公公前來作什。老管家悄悄地把自己懷疑之點。問了一番。倒惹得洞賓無話可答。因爲自己的形景。果然有些惹人疑議。但却的確不是對不住先生。也沒有什麼要求先生的事情。總而言之。他心中的的確確。似有非常重大事情。要待先生醒來。明白指示於他。然而這話。又斷不是一言兩語。一時三刻可



以說得明白。也許內中主要的說話。還不能對老管家說的。經他一問。只得怔怔的一笑道。老公公。別胡猜亂想。我是要請教先生一種學業。見先生酒醉高臥。又不敢驚動他。打算站在床前。等他醒來時。他念我誠心。一定會指導我的。不想又累公公替我耽心。公公既來了。倒也好。還請公公替我吩咐下人。就在此地搭了床鋪。我想和先生談論些學問。政治上的事情。還有一說。要是老大人太夫人和夫人等問起我時。也不必把方才情形。告訴他們。免得大家爲我掛懷。老管家聽說小主如此要好。自然歡慰。點點頭說道。老奴理會得。公子也該早夜進上房去。照常請老大人太夫人的安。和夫人公子談談說說才好。洞賓一一答應。老管家忻然自去。此際下人們早把鍾離權吐出的髒物。打掃乾淨。隨即進來。安上一副鋪位。一切妥當。洞賓命他們退去。無事傳喚不



必進來。下人們諾諾連聲。退了出去。洞賓再來看他師父時。那知他鼾聲愈大。睡興越濃。洞賓輕輕叫了一聲。仍然不應。洞賓嘆道。師父委是真仙。那有一飲便醉。醉得人事不省。睡得如此酣足之理。必是他老人家愛我太切。望我太深。大抵他見我近來太和妻妾們親近。防我迷戀女色。障礙修道。所以假裝酣睡。試我忧心。然後再以正言教我。我若輕慢先生。他必看我不足造就。舍我而去。我再從何處覓得這樣高人來做師傅呢。如此一想。重復肅恭虔敬的。拱立床前。看看天色已晚。老管家知他意思。把晚餐開到這個房間。洞賓一人獨酌獨餐。匆匆忙忙。果了肚子。再來做他的老功課。看看鍾離權。却已翻身向內。一般的鼻息濃厚。毫無醒悟的樣子。洞賓打定主意。不敢怠慢。仍舊拱手立着。看看又過了個把時辰。照例這時洞賓已該就睡了。老管家恐他過分辛勞。



又見師老爺如此沈睡。也覺詫異。便料小主所言。有些不情不實。此中畢竟另有原因。於是重復入內。請洞賓就睡。主僕正直相持。才聽得鐘離權又翻了個身。口中高呼道。唉。唉。這一下去。就沒有命了。一言未畢。早把洞賓嚇出一身冷汗。未知鍾離權因甚說這驚人的話。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作棒喝點醒迷境

發偉論傾倒真仙

却說呂洞賓好容易肅立端莊。恭候鍾離權大夢醒來。忽聽他說出一句驚心動魄的話道。這一下去。就沒了命了。洞賓心機靈極。一聞此言。直似冷水澆背。棒擊當頭。慌忙走近一步。低聲說道。師父。弟子在此。弟子在此。伺候師父多時了。鍾離權一磬碌起來。揉揉眼睛。向外一望。驚道。怎麼睡得這麼久。天都黑了。老管家上前。纔說道。師老爺睡興好濃。我們小主人整整伺候了半天。連坐都不敢坐一刻兒。現在已是二鼓時分。老奴是特來伺候小主。請他就寢來咧。他這麼說。洞賓却非常的惶恐。忙說。老公公。快請安息去。這兒讓我伺候師父。我自己也會就睡。用不着勞動公公。鍾離權方笑了笑。說道。今兒正吃了你們賢父子的。



大虧我的身體也太不行。近年來精神益發壞得多了。你瞧。今兒也才喝得十多盃酒。怎就醉成那麼樣子。倒累弟子辛苦了半天。太說不過去了。洞賓惶恐道。師父說這等話。弟子如何當得起呢。回頭又再三把老管家攆走了。鍾離權自有下人進來送水送茶的伺候他。他吩咐說。肚子不爽。什麼都用不着。我又要睡了。大家都睡去。用不着你們招呼什麼。衆人遵命而退。鍾離權笑問洞賓。弟子站在這兒。有甚原因。因何又設起一榻。預備和我作長夜談麼。洞賓聽了。突然跪下地去。叩頭道。師父。弟子懂得師父深意。弟子自知無狀。不合貪戀妻妾。致勞師父垂念。罪無可道。但弟子自信。還是從前一樣的志趣。一般的決心。世上物欲。無論如何厲害。弟子決不被他引誘了去。可請師父放心。弟子決不有負師父期望之殷。教誨之德。惟師父終始憐而教之。鍾離權聽了。倒



不禁太息道。人生不怕不能知。獨患知之不真。不能知者。遇知者爲之指導。立刻能知。惟其自信爲知。而不能真知。斯爲害烈甚。而終身無省悟之機矣。汝根基太深。天分太好。凡百事理。人以爲難能難索者。汝能以頃刻釋之。惟其如此。而有些地方。往往不免自信得太甚。自信爲入道第一法門。人不自信。將委蛇唯諾。無一事可成。而何言乎修道。但使自信過深。每致流於偏激狂妄。弊之所至。可使學無實際。盡成皮毛。偶有訛謬。終身難改。而人亦無敢爲之矯正者。大抵聰明之人。最易犯此。汝乃絕頂聰明人。縱犯此病。亦能轉悟。但吃虧已不小了。譬如你方才所說之幾個決字。卽自信過甚之一斑。以我所見。你的毛病。就在不能用此決字。既不能決。而偏說是決然。決計。決乎。有這麼多的決語。這便是自信過深的憑據。還有一層。你祇知貪戀妻妾之好。是你近時大病。



不知除此以外。還有熱中功名。也與好色全一禍害。你却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等毛病。也未嘗不從自信太過而來。因爲自信得忒厲害了。自謂我是決不那麼樣的。於是一點心苗。儘不肯向着自己短處着想。而所作所爲。種種謬妄。就無從發見出來了。老實告訴你一句話。今兒我這一番試警。就是要知道。你能否於錯誤之中。自己轉悟所犯的毛病。要是一味矜妄。全不退想一下。縱使我酣睡個十天半月。你也不會那樣的皇皇然汲汲然。站立這半天之久。那麼你這個人哪。就叫聰明反被聰明誤。結果轉成天下第一蠢人了。惟其稍有感覺。卽能回心內視。所以我又看你是絕頂聰明之人。是真正聰明之人。覺你犯病雖深。尙非根本重症。所以我便認你轉悔之機已到。急要將你已往的過失。糾正一下。你要再不回頭啊。唉。只怕荏苒駒光。不肯爲你屈留個十年。



入載。等你迷夢一深。轉眼半生過去。那時真元剝盡。功行難成。縱有入道之心。其如身體精神。已來不及趕上。前程何洞賓聽了。渾身驚出一場大汗。跪伏於地。叩頭不止。流淚說道。弟子明白了。覺悟了。以前種種。當作昨日死。以後種種。纔在今日生。弟子現已回心內視。自覺近來所作所爲。已有漸入迷境的危險。弟子不自以爲危。還敢在師父面前。誇下如許海口。更見危險到了極處了。鍾離權聽了。命他起來。侍立一旁。方正色對他說道。你常疑我是天上金仙。這話不錯。但因未遇其機。還有許多俗緣。未曾了結。一時不克上天。卽如爲你之事。也是我應負責任之一。你知道你自己前生是什麼人哪。老實對你說。你便是如今舉世敬禮的東華大帝。而我却是你的門生。鍾離權三字。是我真實姓名。別署雲房。人家都喚我爲雲房先生。爲了如此那般一種原因。你又存



着那麼一種宏願。這才奉玉帝詔旨。送下凡來。臨下凡時。玉帝又付你那麼一種重大使命。所以你的修道。比世上任何修道人來得體面。也因你體面太足。你的責任也愈加重大。你該如何冥心苦志。刻自勤勉。才不負你自己降世的苦心。也不枉了玉帝派遣你下凡一場。洞賓聽了。矍然下拜道。弟子枉恐做了師父的弟子。追隨師父左右。至於今日。竟不曉得師父真是大羅金仙。并專爲弟子一人。溷戀塵世。弟子更不自知前生今世的因果內容。至於自身所負的責任。竟有那樣重大。弟子向來在師父面前說的狂言妄語。如今想來。真要能毅做到那步田地。才彀得上盡職盡心四字。也且不枉我下凡一躺。師父。弟子現時已有真正的決心。甚願即刻離開家庭。丟了官職。以便還我自由自在之身。逍遙山水之間。煉我筋骨。長我學識。數年之後。或者有些成就。那時



再求師父指授大道金丹。倘能早成神仙。也可早救一天的世人。但弟子還有私情。未能自解。望師父爲我解釋。方好。鍾離權見他如此容易了澈。不覺點頭嘆賞道。到底根器深厚的人。比其他聰明人。又高一籌。你今所慮的。當是堂上雙親。不能立時拋撇。欲待說明再走。又怕不蒙允可。反難走得成功。可是麼。洞賓道。師父聖明。洞見肺腑。弟子現在的心胸。和今日下午以前。大不相同。從前尙有功名利祿妻妾兒女之念。如今却除了年邁雙親之外。再也沒有心事。并非對於妻妾兒女。能毅視同陌路。但他們年紀既輕。悲苦牽掛。都不足以傷伊等心身。惟有兩位老人家。近年來身體本就不大康健。精神也日見衰頹。若知愛子棄家遠去。這一氣一苦。就可立成大病。爲之奈何。鍾離權笑道。你當初不是說度化世人。當從父母妻子爲始麼。怎麼今兒又先作拋撇父母之



想呢。我早對你說。仙道不外人情。既要成仙。又不孝敬父母。慈愛妻子。這便成爲天下之忍人。如何可以入道呢。洞賓聽了。皇然發急道。師父教訓的話。弟子那一句。那一時不在心頭。但今日之事。事難兩全。弟子道行毫無。怎能勸感他人。這不是難死了我麼。鍾離權大笑道。你既自譁無此本領。難道不會求教別人幫忙麼。洞賓一聽此言。立刻長跪於地。叩頭有聲。說道。弟子決心出家。誓不返顧。師父既這般說法。弟子敬以此事拜煩師父了。鍾離權笑着說道。罷罷。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我既說了此話。說不得。只好再幫你一次忙。你我世俗交情。也便從此爲止。此後相逢。便成世外師徒。我們的交況。又不是這般形狀了。洞賓見他允了。心中大喜。叩頭而起。問道。弟子決定來日黎明出門。師父看我該走那條路子。鍾離權默默沈思片時。方道。你既抱有宏願。又具有



那樣根基。天地之外。世界之內。無論神人仙佛所居之地。你都可以去得。但今却先要往廬山一行。那邊既有一位仙神。在那山上玉屋洞內。等你傳授天遁劍法。你有此劍法。可於五遁之外。得一劍遁之法。故有天遁之名。得此一劍。勝如百般利器了。至於眼前三年之內。你所應習的功課。我已於五年來完全教授於你。你只把這些法兒。一一練熟。半年之後。可以辟穀。兩年之內。可以騰雲駕霧。召神遣將。三年之內。可略知變化之法。通五行生剋之理。尋常修道人。百年可得者。如爾的質地。可盡於三年間得之。三年期滿。爾可在湘江岸上。候我。我將與你共同度脫一樣有緣之物。那時却再授你更精更深的學問。說畢。又取出一件道袍。親自替他披在身上。吩咐道。你莫小覷此袍。此名混元八卦袍。水火不能近。刀兵不能傷。遇寒則熱。逢暑招風。常常披在身上。更不必



再備其他衣服。再凡修仙之人。到處爲家。荒山古廟。山邊水涯。皆是天賜家園。有此袍子。尋常妖怪之類。望氣知畏。再不敢來尋你的事了。大凡出家人第一要能吃苦。我今替你打算。倒似不忍教你吃苦的光景。這便因你自有根基。和其他憑空修持者不同。你要不信。此番出門。馬上可以試驗出來。不看別的。只如行路。忍飢。祛睡魔。冒風霜。種種出門之苦。皆你生平所未習者。但皆不足以苦你。都緣你前生功行道術。比什麼仙神來得深厚偉大。今生秉着遺氣。與衆不同。區區煉筋骨。輕形骸。那些小道。更用不着怎樣修爲了。弟子。這些都是你最大便宜去處。別人所萬萬趕不上的。有此許多的便益。若是趨入歧途。或因循自誤。豈不大可惜。可痛麼。洞賓頓首道。弟子理會得。師父放心。鍾權離又道。還有一件小小頑意。可以自便。也可以救人。因傳與點石成銀。點鐵成



金之法。洞賓問道。師父。這化成的金銀。便能永久不變原質麼。鍾離權道。大概可過五百年。五百年後。仍回原質。這也是一種天地循環之理。如何能穀永遠不變。倘有永不變回之理。今天便不能使他變成金銀了。洞賓蹙然不安道。既如此。弟子就不願用這方法。免害五百年後的人。鍾離權聽了。不覺點頭讚嘆道。難得難得。我今想不到此。這不過是眼前極易明白的道理。怎奈學法的人。自願學他的法。法子學成了。存心救濟窮困之人。那已算是極大的善果。極好的心術了。誰還顧到五百年後得着這塊金銀的人。要受變回鐵石的害處。這又不但我啊。大概神仙中能此者不在少數。却不曾聽見有那一位理會到這些事情。誰想被你這初學之人。一語點醒。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糾正多少。只顧眼前。不管將來的神仙。只此一言。足抵五百年功行了。難得難得。可佩。



可欽說着又撫着他的肩膀。喜笑道：好孺子。你有這樣的善知慧。好見識。前程正未可量。千年之後。必成神仙領袖。無疑也。勉之。勉之。莫枉負了這好天分好姿質啊。洞賓受贊。跼蹐不安。道師父如此誇獎。弟子怎受得起。弟子但求早成正覺。得追隨几杖。勸化世人。於願良足。至於本身前提。何敢作非非之想呢。鍾離權點頭道：神佛仙人功名祿位。也都有一個定數。天之所置。人不能廢。其所棄者。人也難以自拔。你此番前去。馬上就有一件閑事。捱到你身上來。你既不能不管。管了閑事。就有小口舌之災。卽此小事。也有因果之理在內。好在前途有人庇護。不足憂也。師徒二人。一直講說到天色黎明。洞賓不敢逗留。拜別師父。就想動身。鍾離權道：現在重重門戶。都還下扇。你是怎樣走得出去。來來來。待我送你一程罷。於是手挽洞賓。出了房門。却是一個小小天井。仰視



天空微微有些星月之光。躲在流蕩不停的烏雲裏面。却似怕見人面一般。老是不再漏臉。曉風起處。天井中梧桐枝葉。蕭然作响。枝頭好鳥。倦夢方回。吱吱喳喳的互相告訴。似說晨光到了。大家醒醒兒。各幹各的正經去。莫再沈迷在黑夜之中。地上的師徒倆。手挽手兒。微作感唱之聲。洞賓慘然說道。師父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天生人物。何故使之一個個沈溺於世情欲海之中。看他們晨興夜寐。孳孳名利。他們自己定覺得做人是該應如此的。這才是人生正當的方法咧。但從世外人看來。與枝頭鳴鳥的奔波覓食。有甚分別。一旦大限臨頭。命在俄頃。生時辛苦機謀。知取力奪所得的功名利祿。可能帶得一絲兒到陰間受用。又如此輩飛鳥之才。過春夏。又屆秋冬。碌碌營營。無休無歇。轉眼兒老死林巢。或爲頑童所害。或傷弋人之手。所有生前飛馳奔騖。種種勤勞。



所得的結果。又是怎樣。弟子學道伊始。自顧不遑。而對於此等祇顧眼前不思退步的人物。兀是忍不住替他們悄悄心憂。師父看弟子將來可能替他們稍盡盡匡救之勞麼。鍾離權微笑道。昔人說。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是何等偉大心胸。佛如來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何等慈悲心腸。舜人也。我亦人也。人之所能而謂我必不如者。此懦夫蠢奴之所爲。有志者弗屑也。弟子啊。你有此好心。可莫問將來的能與不能。祇顧眼前的如何勤力。天道最公。天心最仁。人有善念。天必從之。行矣。弟子奔爾前程。盡爾心力。將來之事。將來再說。戚戚縈懷。匪第自苦。亦足分爾道心。大可不必。別矣。洞賓好自爲之。毋忘三年後湘江岸之約。說畢。伸手向空中一招。猝聞啞啞之聲。起於天末。洞賓一驚。顧間。有白鶴一頭。自空而下。飛翔樹杪。三匝。把方才吱喳的小鳥驚得呀然一聲。四



散飛奔。鍾離權喝道：孽畜安得恃大欺小！玩忽公務，還不快來送你師兄出門去呢！那鶴聽了，立刻滾身而下，落於地上，化爲一個童子。目秀眉清，唇紅齒白，端的令人可愛。向鍾離稽個首，問道：師父是那一位師兄？鍾離權指着洞賓說道：就是這位呂師兄。他今要去南昌地界，你把他送到江北岸上，由他自去罷。洞賓見說，一面向童子舉手爲禮。童子也還了一禮。洞賓此時倒有些戀戀不舍的樣子，執着師父的手，嗚咽有聲。猛聽得鍾離大喝一聲：既云修道，何得塵心太重！還不快快前去說時，伸手在洞賓額上一拍。洞賓大吃一驚，慌忙睜眼一瞧，咦！真是仙家妙用，神祕不測。自顧此身，已飄飄然飛上九霄雲外，也不曉得怎樣跨上童子肩頭。這童子也不知什麼時候，又變成白鶴，將他馱在半空。這一來，把洞賓嚇得做聲不得。未知洞賓此去有何異事，却看下回。



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八十二回

三五六



第八十三回 桃花山犬崇王小姊 夏口鎮狗咬呂洞賓

却說呂洞賓被鍾離雲房猛可地一聲大喝。不覺嚇了一跳。一睜眼間。身子已跨在鶴背之上。騰蹕半天。回翔作勢。心中更覺驚駭。趁着白鶴飛翔之勢。在他長頸上。輕輕拍了幾下。說道。師兄。慢慢走呀。小弟有話請教。鶴童便把翅子略略展緩了些。伸頸仰頭。口吐人言道。師父教送師兄到江北岸上。到了那裏。自有人前來迎接師兄。到廬山去。師兄還有什麼疑惑。洞賓道。不是這麼說。方才我還和師父講話。怎麼一下子工夫。就在師兄背上。又已飛在半天兒裏。這是什麼道理呀。鶴童笑道。這是師父的仙法。你不知道。我却怎能曉得。洞賓又道。師父現在何處去呢。師兄可曉得麼。鶴童笑道。不是還在你家中麼。這些事情。我全然



不知。我只曉得師父召我來。是專爲送你出門。此外還有什麼話。他既不說。我怎敢問他。洞賓也知他所知有限。和本人差不多兒。方才所問。也不過因事出意外。此心不能自持。發爲無聊之詞。他既不能答復。也只得罷了。鶴童也不再多言。展開雙翅。一陣猛飛。那消半天工夫。早出河中飛到江北。對江稍東。便是南昌城了。白鶴放下洞賓。說聲後會有期。振翅而去。洞賓慌忙額手致謝。自己定一定神。心想師父命我去廬山。據鶴童說。還有人接我渡江。這又是什麼人呢。想了想。却不要管他。看這地方背山臨江。倒也清雅乾淨。既到此地。就去頑耍一回。却也不妨。正思舉步。瞥見對面一個管家打扮的人。急急忙趕來。滿頭臉全是大汗。走近洞賓身邊。一不留神。在洞賓道袍上一碰。洞賓沒有防到。受此一碰。一個身子。往後退了幾步。不覺失笑道。你這位大哥。走路也太



莽撞了些。這麼闊的路子。睜着了眼。也會碰在別人身上。豈不好笑。那人倒是非常和氣。聽了這話。急忙陪笑抱拳。再三道歉。說道。在下委因急事在身。馬上要趕到三十里外。去請一位有道高僧。前去我們主人家。收伏妖精。看看天色已晚。家中又被妖精鬧得太凶。深怕誤了主人大事。所以拚命狂趕。誰知趕昏了腦子。明明見道長在前。不曉怎麼會碰在你的身上去。真乃抱歉之至。洞賓笑道。這有什麼要緊。但聽你說什麼妖精不妖精。此話來得奇突。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什麼大胆妖精。竟敢白晝出現。大哥。可好說些。給貧道聽聽麼。那人道。談談是不要緊。可惜天色已遲。在下還要趕路呢。洞賓笑道。貧道倒是閑得一點事都沒有。就跟大哥一路走走好麼。那人聽說。朝他打量了一眼。問道。聽道長說話。好像不是本地人。莫非是遠方來的仙人麼。洞賓笑道。仙人差



得太遠。遠方兩字。却對貧道乃河中人。姓呂。名岩。字洞賓。此來爲要去廬山學做神仙。却不算是神仙。那人笑道。既這麼說。道長畢竟有些才學。和平常羽士全真不同了。不知可有本領。替我主人除妖伏怪。我這敝處。便是從古有名的夏口鎮。乃是四通八達的所在。我主人乃本地有名善人。家有巨大產業。姓王。人人叫他王員外的便是。因有一位小姊。年方十六。生得才貌雙全。又能孝順父母。對待我輩下人。也是非常客氣的。不料今年三月間。隨主母王安人到桃花山上進香。不知怎麼被妖人瞧見。追蹤前來。附在他身上。胡言亂語。不可盡述。據他說。小姊和他有姻緣之分。他是仙人。如員外肯將小姊許他。將來還可提攜全家升天。員外那肯答應。也曾請過許多道士作法驅除。無奈這班道人。全是騙人銀錢。只會喝酒吃肉的東西。那裏能殺收妖。但是這次却也



一個個吃了那妖人的大虧。都被打得鼻塌嘴歪。渾身青腫。抱頭鼠竄的逃去。連工錢都不敢來領。這妖人因員外和他翻臉。便也不客氣了。天天在家中弄出許多希奇古怪的事情來。洞賓笑道。哦。還有許多奇怪的。事情。那人聽了。把舌頭一吐。說道。說起這廝的手段。才厲害咧。他能平空放些野火。將你房屋器具。燒得火燄飛騰。嚇得人畜驚啼。四散奔逃。但是一眨眼間。火勢全消。不但房屋完好。就是一草一木。也並不曾損傷絲毫。有時家人好好聚談。驀地聽得豁喇喇一陣大響。忽然面前牆垣坍塌下來。等你趕緊逃避。這牆壁又依舊裝好。連灰屑石子也不見一顆。更刻毒的。他能障掩人家眼目。弄得公公誤認媳婦作老夫。人。兒子看錯母親當老婆。雖然轉眼之間。便都看出本來面目。可已鬧出不少笑話兒來了。道長請想。這妖人混賬如此。縱然不能實在害人。



可是弄得一家上下。時刻奔來顛去。不但正經事情一樁也做不起來。而且人人心中不安。時時防他作祟。這等罪名。也就令人夠受了。洞賓道。那小姊呢。可曾被妖人污辱。那人道。便是這事奇怪。妖人天天逼着小姊成婚。但看他情狀。好似極怕小姊的樣子。大概他一來了。只在小姊房中坐地。幾次三番。想到小姊牀上去。可總沒敢冒昧一次。若說這等妖人。還講什麼情理。那就沒人相信了。既不會講情理。又不敢冒犯小姊。這當中不曉有什麼道理呢。洞賓問道。那妖人形狀。你們都見過麼。那人道。我們全沒看見。只有小姊一人。是早早夜夜和他廝混着。據說是一個披毛帶尾。猙獰凶惡的怪東西。小姊是金枝玉葉般的人。平常連閨門也不出的。如今却在他綉榻之旁。擺着這樣一個可怕的妖精。可憐這一下子。小姊也苦死了。洞賓聽了。勃然道。不必說了。我今同



你請那高僧去。看他可能治得下這妖怪。要是治不下時。待我瞧清楚了。妖人是什麼東西。我再想法子。收伏他。要是我的本事不彀。我必回去請我師父來。替你主人家除害。何如。那人大喜。若得如此。我主人一定要萬分感激你的。洞賓也不說話。跟他到了一個古寺。名曰報國禪寺。那人進去。求見知客僧知圓和尚。洞賓也跟在一處。那知圓是一個肥頭大臉的矮胖和尚。那人呈上主人書信。知圓接來看過。却不說去不去的話。先問洞賓是什麼人。那人代答是呂道長。在途中相遇。同來拜訪大老爺。知圓笑問洞賓道。你可是河中呂岩麼。洞賓聞言。大吃一驚。道師父怎知貧道姓名。知圓也不答話。只微微一笑。洞賓留心窺測他的神情。見他這一笑。顯然含有一種狡猾之態。不由暗暗估量道。我是要上廬山去的。不要爲管閑事。倒遇着歹人作起難來。一則危險可



虞。二則耽誤我的正事。不如想個法子溜了回去。管他有沒有人接我。我自過江去罷。想定主意。只見知圓一面對付那人。正在那裏議論收妖的報酬。那人已允出千兩紋銀。知圓却還不肯答應。一面吩咐寺中長工快請老師父來。說河中呂岩到了。洞賓越發驚駭。以爲這和尚必和我家有甚仇怨。知道我到此地。必是要來報仇來了。事已至此。也只好聽其自然。若稍現畏葸。不但失却身分。而且於事無補。因微笑說道。這倒奇怪。師父既然知貧道姓名。還有那一位老師父。怎又認識貧道呢。知圓笑道。你別多心。我們這位老師父。道行極高。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有翻天換日。呼雨騰雲之術。他待人最好。又最愛才。等回你見了他。就知道他是一位阿彌陀佛的好人了。洞賓沒法。只得坐着等候。這邊知圓也和那人講好。伐收妖怪事完之後。送銀二千兩。洞賓出身世族。



生性又極慷慨。生平只知盡力助人。從沒知道這等除妖降怪的事情。也能和世俗買賣一般。爭錢論價的。心中大以爲異。又深覺這寺中僧人。大概都是一班鄙吝之徒。却爲何又有那樣本領呢。想到這兒。忽聽後院履聲。囊囊。知圓笑道。老師父來也。呂道兄快隨貧僧迎他一步。洞賓只得立起身。隨了知圓。向後面迎了出去。果見一位鬚眉皓白長髯。飄拂的老和尚。神光弈弈。骨格清奇。一步步躡將進來。知圓趕了上去。先對他說了句什麼。老和尚面現喜色。問道。這人在那裏。洞賓聽他聲音。如洪鐘一般。嘹亮。心中又甚爲納罕。忙也跟上去。施下一禮道。道門弟子呂岩謹參禪。駕老和尚伸手挽了他的臂膊。呵呵大笑道。好好。我等得你久了。你可隨我來。有話對你說。洞賓見那老僧面上。倒是一臉英氣。不像知圓那種浮滑神氣。心想。這倒真是一位好和尚。方才不該



錯疑了他。於是恭恭敬敬的。跟他到了禪院。重復向他行禮。老和尚笑道。不必多禮。老僧俗家姓張。二百年前。剃度出家。法號通明。今年已有二百四十五歲了。日前入定中。知你將於今日到此。特囑徒輩守候你到來。因你根器極厚。無論修仙學佛。都非常容易。老僧之意。欲勸你入我佛門。老僧當收你爲徒。將生平道行。悉數傳授與你。不久我當圓寂。你可在此寺住持。管領一千僧衆。將來造化大得厲害哩。不知你可願意麼。洞賓聽了這話。倒出於意想之外。幸他穎悟敏捷。隨卽叩謝道。師父盛意栽培弟子。弟子豈不知感。無奈弟子出家之前。已有仙師提掣教訓。此番出家。正是奉着師命。前去廬山學習劍法。弟子已入道門。不能改習他道。好在三教同源。宗旨都是感化世人。祛惡向善。弟子雖在道門。也和皈依我佛一般無二。想佛門廣大。師父盛德高年。胸襟更異。



尋常。當不責其不中抬舉。不識好歹也。老和尚聽了。默然良久。隨即太息一聲。說道。無緣之人。強欲使之有緣。此真可謂反乎造化自然之理。我錯了。我錯了。說畢。瞑目而坐。半晌。不則一聲。隨後知圓也走了進來。立在他的身邊。好一回。才見他睜眼說道。你去王員外家。須得小心在意。那妖乃是二郎神哮天犬。現趁著他主人家中有事。將他丟撇在外。無人管束。竟自放胆下凡。不是容易對付的。上次賜你那件寶貝。可將此犬驅斥。但不必害他性命。因他追隨二郎。立有許多功勞。小小風流罪過。罪本不致於死。况那王小姊係雌虎轉世。因他前生雖爲猛獸。頗有仁心。從未傷害人類。所以今生得轉人體。并因他對於手下佞鬼。十分仁厚。佞鬼依戀不舍。仍在他身邊保護。所以此犬不能近身。既未污辱人身。罪名又得減低一等。你若將他殺死。不但二郎神面上對付不



過而且辨罪過當。來生結下冤孽。甚沒理由。你省得麼。知圓口稱遵命。老和尚又對知圓說。這呂岩。他既決心不入我教。你可帶他同去王家走走。順便也替他了却一重孽案。知圓聽了。不覺朝洞賓瞧瞧。洞賓聽了老和尚的話。心中又起了一層疑竇。待要叩問幾句。無奈他又瞑目入定去了。只得和知圓一同叩辭而出。知圓取出兩付甲馬。和洞賓各拴一付。縛在脚上。以手劃符。說是神行之法。每天可行三千里。洞賓倒也歡喜。一同出了山門。吩咐王家管家。不妨慢慢回家。我們先去也。說罷。招呼洞賓。一同舉步。果然行動如飛。又不辛苦。轉瞬之間。已到一個市集所在。看看天色還沒全黑。知圓手指前面一所高大院宇。說是王員外家。二人一直趕到門口。對管門人說明來歷。管門人慌去通稟。不一時。王員外夫妻父子老母六七人。一同迎了出來。和二人相見。邀讓



入內。初次見面。少不得都有一番客套。隨後知圓問起妖人作祟情狀。員外所說的話。和管家告訴洞賓的差不多兒。因問知圓。可知此妖是什麼種類。既然能殼作祟人間。何以未脫皮毛。又且見了小女。似乎還有害怕之意。這是爲何。知圓卽把老和尚吩咐的話說了一遍。又道。此犬雖尙未能探聽我們消息。但犬性最靈。萬一被他曉得。就要逃走出去。等得我們去了。他却又來滋事。這是狠危險的。趁我們初到府中。他還不知就裏。趕緊將他收伏了去。便當得多了。請員外把我們引到小姊閨房。便好作法收妖也。員外大喜。親替他們掌着明角燈兒。與夫人一同領導。把一僧一道。轉彎抹角地。帶到樓上。小姊香閨之內。未到門口。知圓袖出一幅布畫。吩咐洞賓守候門口。將此畫掛在門帘上。望見犬入畫中。速將此畫收起。捲成一筒。可使他骸骨成灰也。洞賓忙道。方



才老師父不是吩咐過來。叫留他性命麼。知圓呸了一聲。笑道。這老傢伙。便是這等地方討厭。既來除妖。便該除得干淨。又說什麼保他性命。既要保他性命。還是莫管這些閒賬好了。貓拖老鼠假慈悲。這等事情。我就最不爱幹。洞賓聽了。默然不語。只得接了畫。替他守門。等得知圓進了閨房。忙將畫掛將起來。知圓隨着員外安人。走進房內。小姊正睡在床上。羅帳四垂。聲息不聞。此外只聽得一種狗打鼻息之聲。睜目一望。果見一隻猙獰可畏的惡犬。蜷伏床下。正在好睡咧。知圓笑道。這畜生倒會享福。卽命員外夫妻退後一步。自己仗劍作法。員外夫妻都見有許多神將神兵。突現面前。知圓說明原因。神將們各舉兵刃。向小姊床下攻打那犬。犬身着刃。大嚎一聲。直擡出來。四面亂咬。神將們兵器都不能傷他。反被他咬傷了好幾個神兵。知圓大怒。仗手中劍親自動



手。那犬也奮利爪相抵抗。知圓的劍舞得如一派銀光。見光不見身。那犬也是見過大陣的神獸。看他不慌不忙。奮力交戰。忽而四蹄直撲。忽而張口欲吞。戰數多時。劍不能傷犬。犬也不能傷人。究竟這邊神多勢壯。那犬孤身難敵。看看氣力將盡。只得且戰且退。一直退到門邊。想望外面跑去。抬頭一看。見前面是一座絕大園林。有山有水。有樹有花。還有許多配他口胃的動物。如豬羊鷄鵝之類。都在那裏自在游行。逍遙舒適。那犬不見則已。一見如此好地方。又剛在力乏肚餓的當兒。如何不想進去。究竟犬的知識。遠不如人。那裏防得這等都是誘人上鈎的幻境。一脚跨了進去。外面的洞竇。正眼珠不瞅的看他入了畫中。忽然不見。慌忙把畫捲起。捲到一半。心中猛可地記起老僧說話。又想犬主二郎神。和師父等都有交情。如今我害了他哮天犬。將來教師父如何。



見得二郎的面。不如趁此機會。將他放走了罷。如此一想。忙又將鬚攤開。攤到一半。忽然面前跳出一隻惡犬。出其不意的向洞賓下體就咬。但聽洞賓阿呀一聲。向後便倒。這便是世俗相傳。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那件故事兒。不知洞賓性命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受友託嫦娥傳青鳥 奉帝命星主殖月球

却說呂洞賓初次出家。就得雲房先生賜他混元八卦道袍。披在身上。此袍本來不怕水火。不畏刀兵。但是剛巧第一次碰到的對頭。乃是二郎神的哮天犬。此犬可不比尋常獸類。他從上古以來。一直苦修勤煉。雖然未成仙道。却也成了萬劫不壞之體。他的齒牙。又經過千磨萬煨。曾隨他主人立過多少功勞。咬死多少妖人鬼怪。自然他那一咬的力。量比平常刀兵水火。都要厲害到十多倍子。何況那時呂洞賓正是一心爲好。只存着救他的念頭。怎防到他一出畫圖。正在頭昏腦昏的時候。心中又恨極了敵人。他更想不到洞賓展開畫圖。是爲救他性命。只想這一派的人。全是他的仇敵。那裏無端會跑出這樣一個救星來呢。



因此趁着畫圖展開的氣勢。也不問畫圖如何能開。也不管持畫的是什麼人。他爲報仇起見。爲逃命起見。總之都不能不拚命向他一咬。上文說過。洞賓的道袍。原只能抵禦尋常的水火刀兵。却不能抵抗這哮天犬的齒牙。無意中經他突然一口。咬在小腿子上。自然忍受不住。大喊一聲。暈仆於地。這便是俗語傳說。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一幕故事兒。這話傳說千年。誰也不曉得他的出典。曾有神經銳敏。思想高超的先生們。把這話批評的毫無理由。以爲呂洞賓乃天上金仙。他又
是神仙中最有大志。最肯救人苦難的好人。那狗便十分無良。也何能咬在他的身上。即使果有那種不講道理的野狗。但呂洞賓又豈是怕他一咬的人。因此認這故事爲後人訛傳之說。實際上決無此事。這番議論。看去何嘗沒有理由。但是可惜了這班先生們。只會講理。不知攷



據這事的來歷。所以弄到一無是處。這也實在不能怪他咧。廢話丟開。再說呂洞賓的道袍。抗不得哮天犬的齒牙。所以一經被咬。便爾暈仆。原因他此時還是血肉之體。怎能受得住妖精所不能受的苦疼。但以哮天犬的厲害。多少妖精。死在他齒牙之下。而洞賓獨只受傷仆地。還得保全他的性命。這却又不能不歸功於道袍遮護之功了。當下哮天犬脫畫而去。隨後知圓和尚并王員外夫婦。救起洞賓。知圓是好生埋怨洞賓。說他發了癡病。好容易把這惡犬收住。捲入畫中。永無後患。經你這麼一放。他的懷恨愈深。明兒再來尋事起來。我却沒有那麼大工夫。替他們守候。這禍既是你闖的。還得你來替他們辦了這事。至於你的傷疼。本是你自己所招。可也怪不得人。說罷。氣火火的告辭要走。洞賓此時又疼又悔。又被他這場奚落。自覺無言可對。同時王員外夫婦。



又相對太息。深恐犬精再來。一家性命。真要送在他的口中。洞賓聽了。這等說話。真比方才狗咬還要難受。只得老着面孔。對王員外說道。員外放心。這狗既是貧道放去。貧道務要設計將他驅逐。使他永遠不敢上門。此事一天不了。貧道誓願永留府上。和他拚個死活。知圓不等他說完。就冷笑了一聲。說道。好好。早知你有這般妙手。王員外何必遠遠聘我前來。如今却也很好。有這位大仙替你安家鎮宅。諒來妖魔鬼怪。都不會上門尋事。何況區區一狗呢。貧僧効力不周。道法有限。實不能一再和畜生們作對。對不住。要先走了。說罷。怒匆匆出門。要走。經不得王員外再三拉住。說。師父遠來。辛苦。天又不早。快交三鼓了。今兒則無論如何。要屈留一夜。明天一早回去罷。知圓聽了。只得允許。留了一夜。次日。上午。正要出門。忽然寺中又來一位僧人。和他撞個正着。知圓見



是本寺和尚知覺。只得立定脚。問他來此何事。知覺將他拉了回來。笑道。老師父早知你們昨天收不得妖。降不得怪。一語未了。知圓跳起來道。什麼話。我跟老師父跑過多少地方。收過多少妖人。何爭區區一犬。難道還會失敗在他手裏不成。說着。手指洞賓說道。你只問他去。也不曉是那裏來的野道人。知道點什麼本領。偏偏我們那位老師父。就相信他到那麼田地。還要收他爲禪門弟子。哼。哼。像他這種人。也只配在他道門中混世。騙人家些衣食罷了。若真個到禪門中來麼。哈哈。我們僧人的面子。都給丟完了。知覺見他氣得如此模樣。又見洞賓整襟端坐。既無愧色。也不和他爭辨。因點頭笑道。知圓師。不用性急。師父可沒有說你本領不濟。收不得妖人。是說數有前定。這犬不應死在你的手中。再說此犬不但不應死於你手。而且他也不得死罪。不能被人殺死。



他是怎樣吩咐你來。你怎麼全不理會。必要置之死地。這是什麼道理。知圓經他這一問。倒真個無言可答了。不覺呆了一呆。知覺笑道。老師父作事。那得有錯。他是料定你心烈性急。你又得了那法寶。分明權在你手。生死由你之便。你還肯輕易饒過他呢。至於這位呂道友麼。他的來歷。諒來你也未必知道。如今也不必煩言。總之他到爲難之時。自有仙神扶助。你今就把此事交付他辦。看他可會丟臉給你瞧。知圓聽了不服道。既然如此。老和尚老早就該派他前來。此時什麼事情都沒有。何必要我們管這閑賬。如今還要驚動你的大駕。老遠的跑了過來。豈非多事。知覺又笑道。你別儘鬧意氣。豈不聞老師父講說緣分數理的兩種道理麼。人有定緣。事有定數。天都不能挽回。凡人豈能勉強。老實說。老師父派你前來。是因法寶在你手中。從前降牛魔。收蛇精。全是



你一人幹的。較之我輩。自然熟手得多。這是一層。還有這位呂道友。師父說他將來造就。不可限量。眼前却還不會有什麼法術。當然不是此犬的對手。所以派你前來。就是爲此。知圓見知覺說到這話。面上似乎有了光彩。便也把面色放和平下些。笑了笑。他老人家就有那麼大的深心。我就和他弄不慣。這一手兒。知覺又道。話還有咧。你別先打岔。但是師父預知你的性格。大權在手。是不肯饒人的。特着呂道友回來。正是替這犬伏下一枝救兵。知圓聽到這裏。不覺嘻嘻一笑。喃喃自語道。救兵救兵。只落得狗咬洞賓。一句話說得大家都好笑起來。知覺笑道。你別這麼說。種種事情。都是逃不過老師父預料的。呂道友必要救那犬精。和犬精的必咬呂道友。又是他所先見的。你們不信。大家過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衆人聽了。都向他手中瞧着的一粒白色丹丸。說



道。呂道友過來。這是師父替你預備的傷藥。師父還說這一口兒。要是咬在別人身上。性命早已完了。幸而是你。又有道袍保護。纔只傷了腿子。雖然受些痛苦。却喜沒有咬碎道袍。衆人聽了。這才注意起來。都咋舌稱奇。因爲道袍遮住下腿。犬齒分明經過袍子。方能咬入腿肉。肉已受傷。袍子却紋絲不動。委實算得天地間一件瓌寶。知圓更咄咄贊美。洞賓謝過老和尚。更向知覺稱謝。知覺替他溶開丹藥。塗在傷處。轉眼兒皮肉如新。痛楚毫無。知覺笑道。呂道友。事有前定。這犬精該要你手裏將他驅逐。別人干涉是沒用的。我們老師父明知知圓師決不輕饒人家。特地當着道友面上。說明此犬不該喪命的理由。因爲道友聽了此犬是二郎神所有。二郎是你們同道前輩。你早存下救護之心。得師父一言。你才放胆救他。但因你幼年曾誤殺一犬。你是抱有宏願。要度



盡天下衆生。不忍使一物不得其所的。安能教無辜生物爲你而蒙冤。不解。如今藉哮犬之一咬。爲冤死之犬。吐一口氣。師父所謂替你了。却一重孽案者。此也。洞賓回心一想。果然記起三歲時候。曾和一班弟兄。在郊外游散。共爲築石之戲。洞賓力小。一石投去。誤中一隻睡狗的眼珠。睡狗受疼而醒。已成半瞎。一陣滾爬。跌入靠近河中。就此淹斃。當時也曾設法施救。無奈一批孩子。最大的不過六七歲。那裏救得起來。洞賓年紀雖小。也很知道這事。有些對付不過自己的天良。長大起來。還有時記得這事。不免耿耿於懷。今給老和尚點醒前因。恍然大悟。知覺又道。老師父說。將來你到杭州城隍山下。有一癩皮小犬。受你度化升天者。卽你所殺冤狗。你可記在心頭。洞賓聽了。復向空叩謝老和尚周全之德。隨又把臨出家時。鍾離老師所言口舌之災。總以爲是一種言。



語是非。或者和人家有什麼爭論交涉的去處。那知應在犬精口內。衆人聽了這許多因果之談。無不嗟訝太息。人人存有不敢害人之心。知覺把話說完。對知圓笑道。師父命我邀你一同回寺。不必在此逗留了。這邊事情。有呂道友一人。足穀了結了。知圓道。方才不是說呂道友未有功行。不能和這畜生抵抗麼。知覺笑道。吉人自有天相。你管他這麼事。去罷去罷。莫嚙嚇了。知圓這時倒似乎不願回去的樣子了。又支支吾吾的說道。既說吉人天相。呂道友一人可了。何苦我們來管這閑賬。知覺呖了一聲道。你枉恐是佛門中有道行的高僧。這等普普通通的道理。方才又對你說得舌頭都穿了。你還這等糾纏。再說句現成話。就算呂道友一人能了此案。可是王員外却請的是我寺中的法師呀。身爲僧人。最要隨緣。既受禮聘。如何譏責於人。總而言之。還是一種定數。



話已說完。你該快快走了。知覺說完了話。便來挽知圓的手。說聲走罷。知圓沒了法子。只得和他一同告別。王員外和呂洞賓恭送到門外。聽得知圓對知覺說。還有一件事情。須到西市走走。師兄先請回寺。我隨後就到。要是老古董兒問起呢。你就說。我已回寺。辛苦了。在前面休息片刻。就過來的。知覺不依道。老師父要你即刻回去。自然有他的道理。你我怎麼可以瞞他作事。我也不敢替你圓謊。知圓笑道。你這人太沒兄弟交情。些些小事。如此作難。也罷。我就跟你回去。見了老兒。還是可以出來的。知覺便拉了他。向衆人點點頭。走了。王員外和洞賓一同回入內廳。洞賓方向員外道歉。并說。員外請放心罷。呂某雖然沒甚道行。但至萬不得已時。我自會請我師父幫忙。我師父乃大羅金仙。鍾離權外號雲房先生的便是。他有通天徹地。翻江倒海的本領。和哮天犬的。



主人二郎神。又是舊交。他已知我在此辦理這件事情。要是我辦不了時。他老人家一定會知道的。他要來了。無論文幹武幹。都有妥當辦法。你還怕什麼來。員外拜謝道。弟子得上仙照佑。那有不放心之理。但不知此妖幾時再來。一天不了。一天便不安枕席。想上仙令師既有那樣道法。最好還是請他屈駕上天。告訴二郎神。將此犬收了回去。豈非百事都了。我一家人都可放心。大胆照常辦事。也免得屈留上仙。耽誤你訪道光陰呢。洞賓聽了。心中着實有些躊躇。因爲自己初次訪道。雖承師父訓教多年。懂得許多法術。但因頻年作些功名場中的俗務。始終沒曾正正經經的用過功夫。而且安居家園。地方平靖。所習道法。也無試驗的機會。知道靈與不靈。別的不說。單道回去拜求師父一句話兒。頭先是師父派鶴童送我過來。此時若要步行回去。至少也得十天半。



月的路程。而且到家之後。萬萬不能自在離家。這不害了自己麼。想到這兒。不覺發悶起來。因王員外再三懇求。只得把此中苦情。告訴他聽。又說我師父真是天上金仙。我到此地。是他派一隻白鶴馱我來的。到此地後。管的什麼閑事。吃的什麼苦痛。他都一一料到。難道往後的事。倒反毫不知情麼。他既不說要我回去請示的話。可見他已料定了。那時必有高人幫忙。員外放心罷。我們修道人。大忌誇大口。說謊話。你要不信。只看我一個自由自在之身。爲什麼自討苦吃。肯在府中等候那妖物呢。員外見說。仍是似信非信的。但也只得姑信其有的態度。和夫人一同道謝。并收拾一間精舍。給洞賓居住。洞賓一住三天。音響毫無。心中倒真個焦急起來。因於夜闌人靜之際。推門而出。閑步月下。負手往來。沈思此事如何了結之法。想至無可如何。不覺浩然長吁。吁



聲未了。忽聽半空中似有女子的笑聲。洞賓吃了一驚。抬頭一望。見一朵彩雲。停在天半黑雲之下。彩雲中間。站着一位美人。宮妝打扮。手執拂塵。招着洞賓。笑道。出家人有何心事。如此長吁短嘆。既然恁大心事。何不快回家去。享些人間之福。洞賓聞言。又驚又媿。慌忙跪地不起。叩頭說道。望仙師下凡。指教弟子。則箇一言未已。彩雲已在面前。倏然一縷青烟。經風四散。面前却端端正正。立着那位仙姬。向着洞賓一拂。說道。請起。請起。折殺貧道也。洞賓起來。又拜了四拜。仙姬也恭謹還禮。自言。卽月裏嫦娥。前因染了俗情。被太陰星主。謫下凡塵。幸逢鐵拐仙師。救援。送回月宮。蒙星主愛憐。逾於從前。現因星主奉上帝之命。因世人繁殖日多。人口愈衆。原有一輪皓月。只能隨地而行。若要普照大地。以外的大千世界。却是斷斷不彀。因此着星主條擬添設月球辦法。星主



召集我等。共商推廣之計。擬儘先在大地四周借用幾顆大星。跟隨原有各大星球。一路繞着太陽。得其反光。發爲月色。如此方可照徧寰宇。而原有月輪。可以專照大地。光彩益發可觀。辦法擬就。有旨着我們星主爲月宮總星君。以下分轄多星。由星君擇原來辦事仙姬中。才德較優者。充爲星官。貧道也得濫竽一席。并派主原有月球。此番正從調查各處月光敷設情形。卽擬回至本球。籌備一切。路過廬山。遇到何大仙姑。邀去敘談半日。他說奉玄女師之命。在山中專等一位有緣之人。傳他天遁劍法。我問他所等的是何等人物。他說是雲房弟子呂洞賓。洞賓聽到這裏。不覺又喜又驚。忙說稟告仙姬。弟子正是呂洞賓。家師鍾離先生。正着弟子前去廬山。有人傳弟子天遁劍法。原來却是何大仙。這真是弟子萬幸之事。可奈一到此間。就被一件小事羈住身體。弄得



弟子進退兩難。是以在此對月長吁。不料又被仙姬所見。弟子內愧萬分。嫦娥笑道。你那爲難之事。我也有些曉得。倒不是何仙告訴我。也不是我自己能穀未卜先知。乃是路過金山脚下。遇見張果大仙。他正爲救度一人。剛從龍虎山回去。一見了我。就講起你的事情。原來他此番下凡。所度之人。也是受令師委託。代他辦理之事。現在事情辦了。待要回轉本山。順便將這事對我談談。并着我寄個信與二郎。趕緊把哮天犬收回。方免你逗留人間。誤了你的正事。洞賓聽說。慌又道謝。不迭。嫦娥不覺抿着櫻口。微微一笑道。你這位先生。倒喜歡多禮。我是不大懂得客氣的。洞賓不覺紅了臉。回不出話來。嫦娥又道。你是初次學道的人。臉皮子嫩得很。我不和你取笑了。告訴你正經事情罷。你曉得我和二郎風馬牛不相及。因甚張大仙要託我帶信呢。賓洞忙道。弟子也不



解這個道理。正要請教仙姬。且慢。作書人寫到這裏。預料看官們也必問道。嫦娥和二郎。真是風馬牛不相及。怎會託他去帶信呢。然而作書人却答道。此中自有道理。欲知道理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責親妹二郎動怒 還情債聖母遭災

却說嫦娥對呂洞賓說道。呂道友。你說張果大仙因甚把帶信給二郎之事。委託於我。這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呢。此事說來話太長了。讓我慢慢的說給你聽。原因二郎有一位妹子。於周朝末年。修成大道。奉玉帝優詔。封爲元真夫人。如今世上都訛稱聖母娘娘的。就是這位夫人。據聞夫人雖已得道受封。却還欠少人家一段姻緣。只因他在凡間。從小兒就憑父母之命。許配一個癡心少年。這位少年也是大家公子。生得才貌雙全。丰神絕世。自從聘定妻室。打聽得小姊四德俱備。美貌如仙。心中十分忻悅。不料這位小姊一出母胎。就不用葷腥。不穿錦綉。少有知識。就一心修道。父母不能禁。姊妹不能勸。到了十五歲上。畢竟棄家。



而去。那少年得此消息。一場大哭。嘔血而亡。小姊成道後。得封夫人之職。但因自己的丈夫。爲他殉情而死。每一念及。輒便鬱伊。常說。身爲仙人。不能把什麼好處給人。反先害了自己的多情夫婿。豈非恨事。乃兄二郎神聽得此話。常常非笑他。責備他。說他不該再有這種凡心。既存凡心。何不回轉人間。却來天上作甚。夫人聽了。怫然道。妹子所言。乃是至情至理之談。凡人尙不能蔑情棄理。何況仙佛呢。二郎也怒道。似你這樣貪戀情欲。只怕還得謫墮紅塵。可憐多年道行。一旦成空。還怕愈陷愈迷。墮入輪迴。那時却有誰來救你。夫人道。妹子不過說的情理二字。何嘗真要下凡。哥哥說得那麼厲害。却也好笑。二郎嘆道。妹子此言差矣。人仙之別。就在一點心苗。心中有了凡念。便與神仙不同。只恐你今日一番說話。已種下歷劫之根。你還不自覺悟。和阿兄苦苦爭辯。豈



非可笑可憐。夫人只當二郎有心嚇嚇於他。便冷然說道。我只曉得情理兩字。各界通行。不論人天三教。誰也不能逃出這個圈子。老君祖師身爲仙祖。幾次下凡。是爲的什麼。西方如來佛爺。願親入地獄。以諷世人。這又爲的什麼。妹子雖不敢妄比兩位道祖。也不肯自居情理之外。教人說我是個不通情理的仙人。再說切實點。萬一因我害人之故。將來仍要貶入紅塵。完此一重孽賬。妹子也所不辭。至於見性明心。自覺自勤。勤馬危崖。皈我本真。那又全在本身的志節修持。未見下凡的人。個個墮入輪迴。萬劫不復的。二郎見他說到這話。不覺勃然道。我那樣的提撕警告你。還如此沈迷愚憫。可見你這人枉爲仙神。受帝封。竟和塵世凡夫一般無二。我做兄長的。和你說到這步田地。可也如你說的。仁至義盡。情理兩方。都對得過了。你既一味執迷。毫無回心轉意。我也



只好由你自便。請你去做老君祖師。如來佛爺去。我却沒有那麼大功。行大福命。只能兢兢自守。做個大羅仙侶。也不敢再存什麼妄想。從此爾我兄妹。各走各路。各奔前程。何如。夫人見二郎如此相逼。也怫然不悅道。阿兄爲甚苦逼妹子。妹子所言。也不過本人一種見解。以爲天上天下。海內海外。大小公私各種事情。都要以情理爲本。妹子承父母之命。許字人家。人家今爲妹子而死。妹子却因害他而得爲仙人。受職天曹。縱不能設法報答人家。難道連本心一點歉仄都不許存在麼。難道做了仙人。就不該再有良心麼。就可以不講情理。禍人利己麼。我知阿兄心中。亦必以爲不然。既認這等行爲是不該的。在未能報答人家之先。正該時存歉仄。庶一有機緣。立刻可以設法圖報。這是妹子一點深心。並不是暗存情欲。思量下凡。和人家匹配婚姻去呀。再說妹子要有



這等凡念。爲什麼當時不從父母之命。不受姊妹之勸。苦苦要修道求仙呢。縱然苦志修行。又如何能穀升天。受封。和阿兄一般的。同爲有職金仙呢。二郎本是一位烈性天神。最要稱強好勝。不肯受些委曲的。如今却被妹子駁得無言可對。不覺暴跳如雷。手指夫人。大聲叱道。好好。你有多大的功德。多深的道行。竟敢和我爭論起是非曲直來。既你這般大胆。可見你心目中早沒了我這兄長。我也再不承認有你這敗壞門風的妹子。從今爲始。真個各走各路。莫相聞問。倒免我爲你操心。夫人聽了。敗壞門風一句。不由氣得哭將起來。拉住二郎。要同去朝見玉帝。辨訴冤屈。二郎那裏容他拉扯。使勁兒一推。把夫人推倒地上。氣鼓鼓大踏步出去。走了幾步。從新回轉頭來。叱道。還有一句話。告訴你。你記清了。你要嫁人也好。偷漢也好。須是脫離仙界。回到凡間去幹。一輩



子也不許你說出我的名姓。我便當你已是死了的人。一概不來過問。萬一你在天上胡鬧。或是假借我的名頭。作出什麼壞事。我便將你壓在泰山之下。教你永世無出頭之日。你省得麼。再會了。說了這兩句頭。也不回。憤憤而去。誰知身爲仙人。真是不許戲言。也不許欠人什麼。那元真夫人既欠了他未婚丈夫之情。又在二郎面前說了幾句情願還人情債的話。在他言者無心。而陰陽人天。各界都有日夜游神。專記人家言行心迹。一經記錄。呈與上帝祖師批准。便成一種定數。憑你道德多高。功行多深。都是逃避不得。挽回不轉。這便叫做無可如何的氣數。如夫人所言。關於婚姻之事。除由上頭批准之外。同時我們月宮中。有位月下老人。專管各界婚姻配合的事情。他有一本册子。上面載有男女配合的事。由年月。這册子真個奇怪。並不是他用筆寫上去的。大凡



天上地下有這麼一對配偶。當他們婚姻發動之時。就有了男女兩方的名姓事由。不但正當姻緣。就是露水夫妻。或僅一刻歡娛。也逃不出這本冊子。正不曉得是什麼人替他記上去的。等到他們結合之時。方由月老飭下府中書吏人等。用根紅絲。將二人名姓搭繫起來。一經搭。上這紅絲好似天生在冊上的。揭也揭不去。扯也扯不了。直要到雙方之一死亡。或婚姻中變。配偶分拆之時。那根紅絲。便不知不覺的隱沒不見。一點形迹都沒有了。如今這位元真夫人無意中漏了這點口風。剛巧這時他未婚之夫。已轉世爲人。生在山西陽曲地方。姓王名昌。年已弱冠。上京應試。路過夫人廟中。卽俗稱聖母廟者是也。那時天降大雨。王昌入廟避雨。因見所塑聖母像貌十分美麗。這等少年人。有甚交代。一時興之所至。也不管造孽與否。就在兩邊粉壁上題了幾句邪詩。



其時夫人方應許真君之請，去錢塘觀潮。等他回到廟中，看見兩首歪詩，不由心中大怒，立命廟中守衛神兵。一陣風將走在半途的王昌折回本廟。原想解上天庭，罰入冥曹，處以重罪。不料王昌一到廟中，因被神風吹得昏頭昏腦，神知不清，伏在廊下，儼如睡去。夫人未及鞠訊，忽傳月老駕到。夫人不覺大駭，自念身爲仙人，和月老有甚關係，勞他前來作什。既已到來，只得以禮接入。相見之下，月老就向夫人賀喜起來。夫人又驚又怒，只當月老有心取笑。經月老取出冊子，給他看過，才知目前塔下囚人，卽是本人未來夫婿。一重公案，如今卽須了結。夫人這才大哭起來，深悔當初不聽阿兄之言，以致造成這段仙凡姻婭。當有月老再三勸說，既有俗緣，遲早終當一了。不如早早了結，以便永固仙業，免得身爲仙人，心存凡念，終惹同道譏笑。夫人聽了，因思事已至此。



無可奈何。只得允許嫁給王昌。爲怕阿兄知道。引起風波。卽日由月老主婚。喚醒王昌。當面言定。夫人暗暗窺看王昌。却是絕好丰神。一表人才。真不愧爲自己夫婿。心中也便合意。成婚之後。夫人是有職金仙。自然不能下凡。王昌却要上京應考。臨分手時。月老又來說他此行必掇巍科。他那裏婚姻冊子中。另有一位牛小姊。乃當今牛尙書的女公子。紅絲已繫。該配與王昌爲妻。與元真夫人道隔仙凡。不分嫡庶。夫人也說。丈夫既在凡間做官。應有陽世夫人。替他支持門戶。這倒是應該的。但望他取得功名。早離孽海。本人既爲君婦。一段夙緣。可算了清。從此可不再欠你的情債了。將來得志成名。急流勇退。如蒙相念之情。可來廟中看我。當以修道真詮立功祕訣相贈。長生可致。金丹可成也。若是迷惘聲色。貪圖功名。只怕再次相見之時。已到不可補救之日。不久一



棺附身。與草木蟲魚同此腐爛。一點結果都不可得。倒枉負妾今日一片勸化之心了。王昌唯唯稱是。洒泪而別。這邊夫人自他去後。已有一月身孕。滿望靜處廟中。悄悄分娩。送與王昌。從此孽緣既了。便可安心供職。再沒絲毫縈念。那知仙凡配偶。有犯天條。也因王昌前生既殉情於夫人。夫人雖已失身相報。論其輕重。似尙不能抵折。還須受過一重磨難。方可註銷孽賬似的。其時二郎正奉帝命。任爲三界都巡按使。專司稽查上中下三界仙凡各種善惡功過事項。分別奏請賞罰懲獎。他雖是嚴正剛直的神明。却也性愛談諧。一天在鐵拐先生請宴席上。逢到現在廬山等你前去教授劍法的玄女大弟子何仙姑。酒酣之後。大家說笑爲歡。何仙姑無意中提到自己前生之事。並修道始末。二郎撫掌大笑道。怪不得人人說何仙姑是有丈夫的。原來真有這等事情。今



兒你自己也說出來了。可知人家沒有冤枉你呀。何仙姑經他取笑。不覺粉臉通紅。也是他一時情急。偶失檢點。便脫口答道。二郎却莫瞎說別人。你自己親妹子招了個凡人做丈夫。你這位三界都巡按。竟連自己家事都查究不出來麼。此言一出。閣座大驚。仙姑也自悔失言。急得面紅過耳。花容失色。本來二郎爲神。何等精明。三界之事。大如國計民生。小至家常瑣碎。那一件兒瞞得過他的耳目。獨是乃妹與王昌之事。一則二郎太過自信。以爲自己家庭中。決沒絲毫犯法之事。二則正因此事是他家事。他的體面有關。個個都能知道。獨獨不肯向二郎饒舌。這也是人之常情。若說這等有關天上風紀之事。事雖不大。日久終須破露。那能永久祕密得過。不過得仙姑一言。而發覺更早。這是仙姑所深爲抱歉而悔不自己的啊。當時二郎一聞此言。猛可地回念昔日兄



妹爭執之言。知仙姑之說。必非無因。他是何等要面子的人。今因取笑別人。反被別人扯住自己的家醜。而且身爲巡按。獨把自己妹子的私事漏過。教人看來。好像存心袒庇一般。這等情事。可算自他得道以來。未有之奇恥大辱。只見他滿面鐵青。雙目發紅。半晌半晌。不置一詞。仙姑已知闖禍。還有別的仙人。都在暗暗嗔怪仙姑。仙姑急得幾乎要逃席而去。繼思二郎莽撞直率。或者還可遮飾。忙卽起身向二郎再三陪罪。又鄭重申明。完全是自己戲言。並非真有此事。還望垂恕失言之愆。那知二郎心中也有他的見解。以爲身任稽查之職。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外面既有此等物議。無論事之有無。均該公開查究。同時對於仙姑。不但沒有介意。反感他提醒之德。只見他突然走近仙姑身邊。深深施禮說道。仙姑切莫多心。當我是那種量窄存私的歪神妖仙。我身任何



等職務。焉有身犯嫌疑。而能糾正人家之理。平日苦於各位道友。誤認祕密此事。爲全我體面。竟使我一點風聲都沒有曉得。殊不知體面是虛。職務是實。個人的體面是私。天家的條例是公。安能因私誤公。爲虛棄實。此皆各道友不明大義。有心誤我前程。壞我名節。今日仙姑所說。雖是戲言。却是大有裨益於我。可算我二郎一個真正道義之交。我謹在此表明我的感激之忱。回來辦完公事。還當踵府叩謝。并盼我在座的許多道友。此後和二郎相交。都要像仙姑這樣愛我以德。才不枉了我們交好一場。也不媿我們上界仙神的交況。足爲中下兩界仙凡各類的模範。要是祇顧體面。不講道義的朋友。與下界酒肉聲色之交。有何分別。我二郎甚不願見說罷。又向仙姑一揖。回頭又向同席諸仙一點頭。大踏步出洞而去。衆仙都道。二郎此去。必將元真重治。這事如何。



是好仙姑是深悔失言。急得只有流泪。鐵拐笑道：你們真是不明事理的蠢坯。此等天庭風紀有關的大事。即使仙姑不說。天上不比凡間。幾位大羅神仙。那一個不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就是二郎自己。只因過於自信。從來不向自己家庭一想。所以暫被矇過。將來也終有明白內情之一日。剛才他還埋怨人家。不肯告訴他。試問他所居何職。所事何事。這等切近自身的大事。他自己不能明白。還要求人告發。人家和他妹妹。有甚冤仇。又沒做什麼巡按稽查。又不曾受他委託。替他作什麼助理之職。誰又應該幫他作這越職的冤家麼。至於就他的職責而論。不管是他妹子。不是他妹子。既有這等事情。怎能裝聾作啞的埋虎過去。他今趕去查辨。也是分所應為。今天不為。不久也終有要做的日子。這與仙姑的說話。我輩的不說。總沒多大關係的。仙姑也不必以此介懷。



列位也不必替元真耽心。若論彼此平日交誼。大可等待二郎辦完他的公事。看他如何發落。放着我們許多仙人在此。大家各盡本心。替他分擔一些干係。共同保他一個不吃苦楚。那是極容易的事情。等他災星一滿。再用大衆名義。向上頭保奏一本。他也可以脫罪了。要是二郎再有固執。也還有和他硬幹之法。怕點什麼。衆仙聽了。鼓掌稱善。藍采和笑對仙姑說道。照此說法。仙姑今天一席話。反是玉成了元真。仙姑笑道。那也不見得罷。采和笑道。怎麼不是你想。元真身犯天條。得罪是他本分。二郎身任巡按。治獄是他本職。却因案發自你。大家心中。總有些子抱歉。將來都得照呼他些。這不是你的好處麼。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仙姑心中。終是不能釋然。因堅邀大衆都不要散去。等在這裏聽候消息。衆仙也都允可。等了半天。鐵拐先生神機默運。已知其事。



不覺失笑起來道。你們大家瞧。這二郎不是獸子麼。他把自己親妹子壓到泰山底下去了。衆仙一聽。大驚失色。仙姑更急得花容大變。泪如雨下。逼住鐵拐先生。要他定計救援元真夫人。嫦娥說到這裏。倒把個事不干己的呂洞賓也急得抓耳搔腮的問道。了不得。這位二郎神爺也忒煞凶狠。就算他妹子身犯風紀之罪。也是月老主婚了。結應完的情債。論罪固應嚴懲。論情未嘗不可原恕。縱然不講原情。而壓至山底。治罪亦未免過當了些。不知幾位大仙。究竟可能救他不能。咧嫦娥笑道。你自己事情未了。却慢替古人擔憂。放着許多天仙。難道還救不了他一人。至于如何救法。不但你就是看書的列公們。也是急於知曉。無奈這一回書已經做得太長了。只好留待下回分解罷。



第八十六回 救聖母借用琉璃屋 送嬰孩特製寶蓮燈

却說嫦娥和呂洞賓月下談話。說到何仙姑無心一言。激得二郎神大發雷霆。用法將自己親妹元真夫人。壓在泰山脚下。仙姑心中萬分抱歉。要求鐵拐先生。定計救援。幷說。如有干係。不敢害及他人。情願獨任其咎等語。洞賓忙問。畢竟他們如何救這元真夫人呢。嫦娥笑道。你也傻了。放着這許多大羅天仙。那一個沒有偷天換日的手段。休說壓在小小泰山底下。就是把他禁在大海之中。他們會找龍王懇情。便是聚天下萬國之山。壓在他的身上。他們還有移山入海的本領。但是鐵拐先生却不願如此蠻幹。因爲夫人犯法是實。二郎剛才用刑。馬上將他救出。一則干係太大。未免近於從井救人。二則因此而損及二郎威信。



又是使他難堪。二者皆非所宜。最後是他想出一個兩全之法。既不傷及二郎體面。又不壞天庭法律。而使夫人一點感不着壓禁之苦。和平時在廟中安坐一般。此言一出。大眾歡騰。於是由他爲首。帶領衆仙。同到秦山頂上。那處原有鐵拐洞府。有他弟子楊仁在內修真。鐵拐先生和衆仙先到洞府。楊仁跪接進內。問起原因。鐵拐先生約略說了一回。卽着楊仁出去。召齊本山土地。前來洞府相見。楊仁依言。召到大小土地。共有三十餘位。鐵拐先生吩咐他們。現有元真夫人。因事被伊兄二郎神壓在山下。貧道憐他事出無心。情有可原。特地邀請衆位仙長。想來幫他一點小忙。貧道之意。天律不可不遵。二郎面子。不能不顧。元真夫人既犯天條。只得由他暫時委屈。貧道等只預備各盡朋友之誼。保護他不受痛苦。第一辦法。卽擬替他在本山底營一洞府。爲他帶罪修



真之地。二則他雖不能出山。貧道等不時還來看望。看望他。須在山底通一鳥道。三則要請各位尊神。大力協助。把所營地洞和鳥道。隨時派員照看。弗令傾圮閉塞。並求隨時前去照料。如夫人有何需要。或通什麼消息。可至本洞與小徒楊仁接洽。不知列位可能襄此義舉否。土地們聽了。自然一致歡允。口稱遵旨。鐵拐先生撫慰了他們。即着大眾同去探視夫人。衆仙出至山頭。鐵拐先生施展大法。把半座泰山移開一里之路。大家都落至山底。方見夫人蓬首垢面。身披犯衣。蟠伏如死的躺在地下。衆仙中何仙姑是女子。心腸最慈。况覺此事由己而起。心中歉仄。莫可言狀。他便首先上前。帶哭帶叫的。將他扶了起來。夫人一見衆仙。又悲又慚。還疑夢裏重逢。經仙姑說明大眾來意。又向他說出自已是闖禍頭兒。表示萬分的疚心。夫人嘆道。這等都是定數。小妹身犯



天條時懷鬼胎。究竟這種事情。是終要洩露的。與姊姊何干。今蒙姊姊邀請衆位師伯叔弟兄等。遠道前來。如此救援。妹子真是感激不盡。將來倘得災退罪滿。重視天日。姊姊和衆位的大恩。真是幾輩子都報答不盡的了。衆仙都聽得酸鼻起來。鐵拐先生再運妙手。魂游海府。向水晶宮中借來一排五六間的琉璃屋。每間掛明珠一粒。光逾白晝。另外又有祛暑避寒兩珠。交與夫人手收。夫人以牢獄之身。忽得如此考究的屋宇。覺得比原來廟屋。好得百倍。心中已是十分歡喜。隨後又由各仙致送室中應用什物器皿。弄得完完全全。簡直不像仙府。好似世上富貴人家的光景。夫人倒笑了一笑道。承衆位如此相待。大恩不敢言謝。但久居此間。舒適過甚。轉恐將來脫罪之後。依戀不舍。耳幾句話。說得衆仙大笑。鐵拐先生點頭道。修道人自應把一切悲歡看破。方不爲



俗情所拘。如今還有兩事。對夫人說明。一樁是我輩議定。不管夫人幾時出山。我們這十餘位中。每隔一年。必派一位來此。傳授夫人一點道法。夫人身在地底。反可一心用功。將來脫災之後。即可致身天國。替天家多辦幾件大事。這是最要緊的。夫人聽了。越發感入骨髓。叩首有聲。仙姑忙將他扶起。鐵拐先生又道。第二樁。是夫人不久該生一位公子。此子當由何大仙姑。替你採山川之精英。吸朝日之光華。製成一燈。名曰寶蓮燈。你於分娩之後。將孩子和燈。放在東邊一間屋內。自有土地替你送去。將孩子交付你丈夫王昌。這燈也不是人間凡火。光之所至。一切妖魔鬼魅。都得遠避十里之外。而且通達靈性。能引人迷途。譬如吾人欲至何處。不必問張訪李。只須按着光燄方向行去。必無舛差也。鐵拐先生說到這裏。仙姑夾說道。此事交我去辦。必不有誤。又有一



個老土地出座攙說道。將來夫人分娩公子。這護送之責。還得小神親自担任。不能假手一班鬼役。免得夫人掛念。鐵拐先生知他是本處五十里內都土地。忙向他爲禮道。得尊神勞駕。夫人真可放心了。夫人也忙向仙姑及土地叩謝。藍采和見本人無可盡心。因笑道。我來替夫人招尋幾個用人罷。衆仙都道。這倒也是一件要事。虧你想得周全。采和邀那泰山總土地。出至山上。問道。這左右可有女妖。土地答道。女妖怎的沒有。離此百里外。就有一個白兔精。聚集許多狐兔。作祟人間。上仙莫非拘幾個去。替那元真夫人執役麼。采和點頭稱是。土地道。事情却好。只怕此輩野性不馴。反爲夫人之累。怎麼好呢。采和笑道。貧道自有方法。使他們不得撒野。而且夫人也是多年得道之身。妖魔們見了他。只有竭力巴結。希圖將來得成正果的。那裏還敢倔强。土地依言帶



了他一同駕土遁。到了所說的地方。事有湊巧。那兔精正在一片空地之上。和許多女妖鬥草耍子咧。他們一見采和丰神濯濯。姿態不羣。大以爲異。爲首的兔精。存了一種野心。便對衆妖說了句什麼。裝俏含媚。笑嘻嘻走上前來。迎住采和。打個問訊。道道長何來。回頭見後面一個老頭。他却認得是全山都土地神。因笑道。怎麼這老頭也跟了來。這倒真是稀客。采和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乃法師藍采和。特來招請你幾位姊妹。一同到個妥當所在。供應一位現在落難的有爵天仙。將來自有好造化。好結果。你們誰願意去。誰跟了去。要是不願意去。我貧道已在那邊誇下海口。便拉也拉你們幾位去。兔精見說。不覺笑起來道。當你丰貌不凡。是個聰明道士。原來只是一個傻漢子。休說我們在此爲尊。自在逍遙。是那些兒不足。誰願意替人家做下人去。就是你要強。



拉我們也。好似蜻蜓撼石柱。一動也難動。倒不如你在這裏。做了我們的山主。我們姊妹五人。一起做你夫人。大家過那清閑歲月。豈不大妙。何苦替那些倒楣女人幫忙去。上仙以爲何如。說罷。向着采和。裝了一個俏眼。秋波流盪。百媚橫生。要是凡人當此。誰也要魂銷意失。墮入迷魂陣裏。偏偏遇見了這位道心專純的藍采和。可算枉負他這一番癡心。當下采和大喝一聲。宛如天空中起個霹靂。仗手中劍。直指那兔精。說道。你當我來鬧什麼頑笑麼。罷罷。我就先顯些小頑意兒給你瞧瞧。說罷。張口一噴。噴出萬道銀光。圍住兔子身體。變成無數刀刃。齊向兔精圍攻下來。兔精大駭。慌忙跪下。叩頭乞宥。願隨上仙前去。伺候那位受災的仙人。采和張口一吸。一片銀光。立刻飛入口中。方命兔精起來。帶他同到洞口。兔精自去。和幾個姊妹商量。誰知這班妖精。倒有義氣。



聽他一說。都情願一同前去。采和聽了。大喜。隨即立在中央。將夫人出身封爵。以及現時落難經過。并衆仙幫忙情形。說了一遍。臨了。又懇懇切切地告誡道。你們以一異類。修到如此功夫。可也不是容易的事。但中途廢學。聚衆妄爲。好似世上的草寇強人。終有被天兵殲滅之日。何如趁此機會。棄邪皈正。如今有這許多金仙。都和夫人幫忙。你們執役久了。將來夫人災滿歸位。豈能丟却你們。還有如許大仙。給你們認得了。將來只要他們隨便提掣一下。便可青雲直上。位列仙班。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若是輕易錯過。少不得我可去找到本山別的妖人。轉眼十餘年。他們已成正覺。你們還是么魔。相形之下。豈不慚媿。衆妖聽了。都歡呼道。願從大仙前去。決不翻悔。如有異心。定遭雷劫。采和大悅道。難得你們有此志氣。將來必成正果。就是夫人不肯收留你們。我貧道



一定要替你們作主。使你們個個成仙也。但有一事。我們人生禮勿熟。甯可說明在先。大家如要去的。各人伸上手來。領貧道一道符籙。將來如有變心。或作甚不法之事。只一舉手。就會發出雷電。立刻自行轟斃。你們不要說我太過凶狠。要知初次學道。最難些持的是意馬心猿。但使心有所畏。少不得都要用些強制功夫。強制既久。便成自然。同時你們的功行也差不多了。掌中的雷符也自然消失。用不着我解鈴繫鈴的。你們以爲好否。衆妖都道。但憑上仙說時。各人伸出手來。采和替他們一一劃符於上。方帶了他們。趕散一班小妖。一同來到地底。和衆仙相見。采和命五妖一一叩拜。五妖見了許多仙人。一個個丰神奕奕。都覺形穢自慚。倒真個死心塌地的。在夫人身邊執役。衆仙做完這件事。別了夫人。各自散去。誰知二郎因妹子做出這等丟臉之事。自己沒



面子見人。便向天宮請假。回他灌口原封地方去了。臨走之時。除一應公事移交代理的天神之外。關於他本身私事。一點沒有了結。就是他頃刻不離的哮天犬。也丟在他的辦公府中。沒曾帶去。因此這犬方得偷閑下凡。在此作祟。嫦娥把上文一大段故事說完。略略停頓了一口氣兒。洞賓這才恍然大悟。本來弟子就非常疑心。因甚二郎這樣尊神。還能管束不嚴。使得身邊隨侍的哮天犬。竟能私自下凡。今據仙姬說來。內中有這樣大原因。這可就怪不得他了。請問仙姬。如今張大仙託帶的是什麼信。因甚不託別人。却託在仙姬身上。究竟這犬二郎。可能前來收去。還求快快說明。嫦娥點頭道。你別性急。這是主要文章。自然要告訴你聽的。那元真夫人。懷孕期滿。生下一子。取名王泰。他這時雖在山下。實在比廟中爲神。還要寫意。一切事情。都有許多土地太太。



奪着照看。還有幾個執役的女妖。也非常盡心伏侍。分婉期內。一點沒有什麼苦痛。到了三朝這日。何大仙姑的寶蓮燈。也送去了。自然有那老土地携燈抱孩。替他送去京城。果然這時王昌已娶牛尙書的小姊爲妻。牛小姊一天。夢見土地神送他一子。醒了轉來。正和丈夫閑談夢景。其時天還未亮。忽聽屋頂上有呱呱啼哭之聲。大爲奇訝。夫妻們披衣而起。命人上屋一看。便得着一個眉清目秀的孩子。并小小花燈一盞。另外還附有一封書信。原來這事王昌和小姊定情之時。已先對他說過。小姊還當他是戲言。這時啓信一讀。方知實有其事。信中并寫明寶蓮燈的來歷。請王昌將此燈時刻繫在孩子身上。可免一切災殃。而且將來還能指引路徑。帶孩子前去見母等語。夫妻倆因是仙人所生。對於孩子。倒也十分珍愛。只聞王昌心傷夫人之遇。曾大哭一場。得病



甚重。後來不曉什麼人說的。孩子的寶蓮燈。既能避災。或者也能治病。於是從孩子身上摘下。懸在病榻之上。果不其然。王昌的病。就立刻好了。而且精神比前更勝。從此他們一家。凡有病人。都用寶蓮燈一照。馬上可以復原。牛小姊的母親。今年八十多了。得的是氣喘心疼。也用此燈治愈。因此全家愈把此燈當作寶貝。連帶把孩子也格外愛寵起來。這都是最近所得的消息。因為何仙姑對於夫人。時存疚心。已在夫人面前。誓替母子倆負完全責任。所以不敢告勞。常常往來京師泰山之間。將孩子消息報告夫人。聽說鐵拐先生算定。將來二郎決不容他姝自在出山。此事還有一番干戈之慘。衆仙對於二郎。都是同道好友。不便出面說話。只有等孩子長大起來。大家用心教訓他。扶植他。要使他本領高過二郎。然後可替他母親作主。戰敗娘舅。迎接母親出山。復



任這等事情。現在統歸仙姑一人主持。所以他近來忙得不得了兒。但這不關你的事情。不過關於你這一面的。仍從此事而起。原因衆仙聞得二郎含羞回蜀。連一應私事都沒有了結。心中都替他難過。大家要想個替他掙回體面之法。於是想到解鈴還在繫鈴人。一句古話。都道婚姻之事。月老作主。月老能爲王昌和夫人主婚。可見這段婚姻。並非怎樣苟且。夫人的錯處。只在畏懼乃兄。太守祕密。倒成不告而嫁之罪。但究其根本。還因敬兒而起。如此一說。便把夫人的罪名減輕。同時卽把二郎的體面也挽回過來了。然而此事非月老出場作證。二郎怎能輕信。偏偏這位老人家。向來歸太陰星君管轄的。現在星君因事屬男女婚姻。雖說事關倫常。究竟嫌於塵俗。而且世上好姻緣少。而惡姻緣多。正當姻緣之外。還有什麼野田草露。投桃擲果。等等風流穢史。偏偏



都要從星君治下出去。他這孤潔脾氣。可能看得慣麼。因此趁如今分設衆女星之時。他自己遷居世外總星內。却將月老這一部分。仍留大地之上。劃在我這月球內辦理。嫦娥說到這句。洞賓不覺失言道。還有那個有窮后羿。現在可仍羈在原地地方哩。嫦娥聽了這句。初疑洞賓有心取笑。不覺桃顙含怒。杏臉無春。半晌不則一聲。洞賓也覺到自己失言。慌要支吾開去。急切又找不出一句可說的話來。也不禁滿面緋紅。吃吃難吐。未知二人可曾鬧甚意見。却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以私濟公月老作和事老 助正破邪二郎收哮天犬

却說嫦娥雖兩經歷劫。終成仙體。而對於后羿之事。兀自心含愧怍。今聽洞賓問及后羿。先當他有心頑笑。稍含愠意。繼見洞賓惶恐情狀。隨也諒解過來。知他並非故意翻自己的陳賬。因也大大方方的答道。關於此人。星君原欲將他移至別球。奈這人和婆婆樹已經連成一體。彷彿此樹專爲此人而設。此人又不能離開此樹。欲要解去別處。須得連同那樹一起遷種過去。這事太過麻煩。只好暫緩商量。所以后羿至今仍在原處。可是星君既有此念。遲早終要實行罷了。洞賓心下方覺釋然。又問月老既在仙姬那邊。可能前往灌口。向二郎解釋這事麼。嫦娥道。現在就爲這事。張果大仙託我和月老交涉。務要請他到灌口一躡。



這倒是月老誼不容辭的。我此刻回去。就得首先辦妥這事。順便也託月老帶個信給二郎。把哮天犬之事。告訴他聽。一則替你解了一個圍。二則也是月老勸二郎出來任事的一種措詞。只因他這一走。就連他身邊的哮天犬。都會偷下凡塵。何況還有別人別事。因他一去而受影響的。更不知有多少。他也不能因一時個人的私憤。就把許多公事都拋棄不管。甚至還要害及無辜的好人。如王員外一家。卽是其例。二郎爲人。最肯負責。最不肯害人。有這一說。管教他馬上要銷假視事。同時你這重圍也解了。豈非一舉兩得之事麼。洞賓大喜。下拜道。若非仙姬如此關切。我弟子真如困在重圍。一籌難展。但不知何日可到廬山。傳受劍法。却不枉害何大仙姑等得性急麼。嫦娥一面還禮。一面笑答道。這是大衆的公事。據張大仙說道。道友來歷大是不凡。不但我輩比不上。



就是大羅天仙。也沒幾個覈得上的。道友理雖還在訪道。但所至之處。都有仙人照應。保護。張大仙也不過盡他個人的心罷了。而且多半還是爲元真夫人之事。因爲何仙姑失言。激走二郎神這天。他也是廟中的上客。現在大家都在暗庇夫人。他當然也要出些力氣。方見得同道的誼氣呢。嫦娥說畢。嫣然一笑。道聲再見。一霎時彩雲復現。面前嫦娥跨上一步。冉冉上升。俄頃之間。高達天半。還在揮手示意。咧。洞賓送過嫦娥。這才定心定意的。住在王家。不覺又過了三天。看看犬精不來。二郎神又不見到。又無從打聽消息。倒又弄得莫名其妙起來。這天晚上。用完功課。正想上床安歇。忽聞榻子窗颯然作響。心中一動。望向窗外一望。只見一個和尚頭顱。隔著一層薄紙。在窗外探頭探腦的張看。這要在凡人。就再也瞧不清楚。至多望得見黑魃魃的一件東西。已算十



分眼力了。洞賓的眼光。却與衆不同。既能察見極細之物。又能望到極遠的路。所以隔着紙張。離着十多步路遠。還能覷的清楚。但他生性忠厚。絕不料人爲惡。也不防人作歹。看了一眼。知道沒甚事情。自顧息燭睡他的覺。誰知隔不多時。窗子又響起來。這一次。却不對了。颯然一聲之後。繼之以刮刺刺一陣子響。洞賓大疑道。莫非這犬奴又幻化僧人。前來尋事麼。心雖如此想着。却還不起來。隔着帳子望去。只見一個壯健和尚。伸着一手。把狼堅厚的牆垣。如撮土抓灰般。爬了一個大洞。和尚便從洞中爬了進來。洞賓這時瞧得清清楚楚。便是那天回來收妖的知圓和尚。想他如此鬼祟。倒也不能不疑他有甚歹意。只得跨下床來。點起油燈。大大方方的。和知圓相見。知圓一見洞賓。却不說什麼。先打量他身上的這件道袍。然後問道。呂道兄。貧僧冒昧問一句話。道兄



所穿道袍。可就是那天這一件麼。洞賓笑道。我弟子貧到如此。那裏還有第二件道袍。知圓又打量了一回。又持個燈火。在他身上照了一編。方欣然道。是的是的。纔在暗處。瞧不甚清。以爲和那天所穿顏色不同。如今仔細一瞧。却看明白了。是一樣顏色。如今要和道兄商量一些小事。不知可肯答應麼。洞賓這時。也已料著了七八分意思。便笑道。只要與我無損。與利尙有利的。無有不遵命。知圓笑道。不能說於你無損。但損失也不能算大。再說得爽快些。就是要你損失。你也不能不允。就是了。我老實對你說罷。自從那天和你分別之後。我心中那一時那一刻兒。放得下……才說得半句。洞賓忙道。承情關切。感激之至。知圓先是一呆。後來把他話兒一想。不覺吓了一聲道。慢來慢來。我和你萍水之交。那見得如此關切於你。我是懸念你的道袍呀。洞賓這才認清來意。



也笑了笑道。這也算得關切之一種。因爲道袍是小弟身上之物。和尚懸念我的道袍。也是我應當感激的呀。知圓笑道。你太客氣。我僧家只講實在。不談虛文。爽快快告訴你。我從那天起。想到你這道袍。雖然現時穿在你的身上。可深合於我的用途。因此我就接連恭候了你幾天。打算等你上床安眠。我就替你收了回去。代你保管起來。豈不便利。那知你們當道士的。可說句對不住的話。真小氣。真不穀交情。區區一件道袍。能值幾何。一天到晚。就似連皮帶肉一般。早晨爬起床。直到晚上睡覺。做夢。大小便。總沒教他離開一刻時。你看我們當和尚的。誰不曉得是靠菩薩吃飯。也沒見一天到晚。躲在菩薩身邊。舍不得離開。偏你們這批窮道人。看得一件道袍。比我們和尚見菩薩還來得緊要。倒難爲我一連候了六七天。有時躲在屋脊上。有時捱在牆腳邊。有一天。



竟在你帳頂上望了大半夜。你要不信麼。我還找幾件憑據你瞧。當我
捱在牆邊這一天。不是王員外派人送菓子給你。你吃了一個杏子。把
餘下的分贈下人們。這事可有。當我坐在你帳頂這天。你在天井內。和
一個女人講的許多。見神見鬼的話。什麼二郎神咧。鐵拐李咧。還有什
麼夫人。什麼土地。講得好不起勁兒。呂道兄。請你告訴我。這女子是誰。
怎不見他從門外進來。也不見你邀他進來坐地。後來是怎生出去的。
怎我一點也看不到。難道也像我小僧這般。有些飛簷走壁的技能麼。
再不然。許是你修道修出魔來。弄出什麼妖怪鬼魅來捉弄你麼。呂道
友。我倒替你着着實實的担心咧。洞賓聽他這番不倫不類尖酸刻薄
的說話。真覺好笑又好氣。便笑答道。這倒真個大費你的盛情了。我倒
狠想把這女子的姓氏來歷說給你聽。無奈你做了和尚。看得自己衣



食父母的菩薩。還不曉得敬禮。甚至看得菩薩不及我們道士一件道袍。那麼對於毫無關係的神仙。你還知道尊重麼。與其說了出來。受你一場奚落。還如不說爲是。須知仙法廣大。斷斷不是怕你奚落。是恐增添你的口過。加深你的罪孽。我貧道心中。萬萬不能過得去。所以要說還忍。只好對你不住。恕不奉告了。知圓見說。却也不氣。仍是笑容滿面的說道。這些全是空話。談也無用。還是對你說句老實話罷。以後我才曉得你這小氣派頭。無論如何。休想脫下這件道袍。也許你身無長物。只有這一領道袍。所以沒法子脫下來。或者竟連內衣都沒有了一件。因此脫不下來。這都難說。總而言之。你這道袍。是一定不肯剝下的了。洞賓大笑道。說也惶恐。上人所言貧道窮態。如描如畫。又如親眼目觀一般。好在君子固窮。窮也何害。祇要眼光遠些。氣量大些。不要眼熱人家。



的財物。不要偷盜人家的東西。那便窮得連道袍都沒有。也不要緊。若像有種無恥之輩。眼中見不得一些稀罕物件。一入他的眼睛。便千方百計。圖謀到手。甚至爲賊爲盜。也所不惜。這等人。即使富可敵國。橫豎品行掃地。連人類的資格都挨不進去。這等富厚。有何用處咧。知圓也笑道。你倒也會罵人。須知人到我們這樣的程度。真是獎罵賞罰。一無效用。最是考究個實在利益。儘你怎說怎好。我還我行我素。當時我回到寺中。想了許多時候。才給我得了一個狠好的主意。這主意還須分兩層作法。第一步。是軟功。就如現在你我相見情形。我再向你施下一禮。說一聲。呂道友。對不住。可肯將尊袍見賜。貧僧備有白銀百兩。足穀製得同樣道袍十多二十件。比算起來。於道友似亦無甚大損。道友如一口允許了。我倆還可作個方外至交。彼此稱兄道弟。永久不斷的好。



交道。這是何等的不美。洞賓點頭笑道。那第二層辦法呢。知圓一聲不響。挺出大圓烏珠。在室中瞧了一回。忽然瞧見牆下有孩子頑耍的紙球。大小共是四個。知圓拾在手中。排成一串兒。張口一吹。一個個吹向牆壁。打穿一個壁洞。四球都從孔中穿出。洞賓大驚。自思這等真是真實功夫。絕非虛假邪巧的妖法可比。我的道袍。雖說可禦刀兵水火。但不知這等功夫。可能抵擋得住。正想咧。知圓忽地回轉臉來。向他猙猙獍獍地一笑。跟手兒一聲咳。吐出一口痰來。痰着地板。板上頓穿一洞。這痰便沿着洞邊。慢慢地黏黏連連。價流將下去。洞賓雖在師父身邊。受過幾年仙道。懂得許多玄理。却從來不曾目見這等武術功夫。心中越發驚駭。面上却不肯示弱。不等知圓啓口。先從從容容地笑道。想不到上人還有這等本領。大概還是三五歲小孩子時候學就的頑意兒。



麼。倒可惜了。你不該身入佛門。枉負你一番好身手。須知佛法無邊。憑你多大本領。怎經得佛法一嘻笑。一彈指。怕不立成灰燼。假如你不入佛門。只和平常人比較短的頑。一下子哈哈。不是我貧道人當面恭唯你。總不能說天下無敵。可也不容易找得這麼七八十廿個出來咧。但這不干貧道之事。剛才承你賜示兩種頑意。大概就是上人說的硬做之一斑。大概說貧道要是不識好歹。不中抬舉。一定做帶自珍。不將道袍奉獻。那麼上人就可以施之牆壁地板者。施之於貧道血肉之軀。可是麼。論理。貧道出家之始。一點本領都沒有。而上人的真實功夫。厲害得如此地步。雙雙相比。只當以卵敵石。貧道明知無幸。而且抗爭的結果。少不得仍要奉獻道袍。那何必多此一舉。還不如老老實實。在在行行。遵照你軟做辦法。趕緊脫下道袍。雙手奉贈。還可領你百兩白銀。



的酬報。比較值得多了。但恨貧道此袍。並非人工所成。也非本人所有。乃家師雲房先生所賜。以禦刀兵水火之用。所以出門至今。未敢一刻脫離。正因他有這許多好處。大抵上人所以愛他。也就在這些上頭。而貧道所以不敢輕易奉送。也就是這個原因。但上人專誠爲此而來。辛苦多日。至不惜身爲盜賊。拚此區區一袍。也狠作得此袍惟一知己。貧道雖爲此袍主人。却還不知他的效用。究有多大。據家師言。能禦刀兵水火。但不知刀兵水火之外。可能抵擋如人手中的紙球。和口中的痰沫。所以貧道惶恐萬分。自媿還不能算得他的知己。如今貧道却想得一個彼此和平解決的辦法。也不必規定紙球痰沫。但請上人施展生平全才。將此袍盡力毀損。如一經尊技。馬上碎裂。那麼此一襲破袍。貧道得之無用。上人如此體面。自然更用他不着了。這問題便解決了。



反轉來說。若是上人這樣本領。這般勇武。竟不能損壞道袍。可見貧道不必有上人這般才技。只賴區區一袍。已可制勝上人。上人縱有千萬隻手。能擲萬千鉄球。有千百張口。能吐無數痰沫。徒然爲此袍所笑。上人又如何能毅將他披在身上呢。這樣問題又可解決了。上人你瞧。這等辦法。還公允妥當麼。知圓聽了。更不答話。袖出寶劍。直刺洞賓。洞賓身無利器。只把道袍作護身的鎧甲。躲閃避拒。誰想知圓又恐傷及道袍。只揀袍子遮不到的地方刺去。虧得洞賓乖巧靈變。可避則避。不可避時。總用道袍來遮。往來刺擊了幾回。忽聽碰的一聲。知圓劍鋒誤觸袍袖。火光迸發。劍鋒立折。知圓不覺大驚。却又越愛這道袍了。咬牙恨道。我如今先刺瞎了你的兩眼。看你還有方法躲避麼。且言且從袋中挖出一把匕首來。向洞賓兩眼刺去。洞賓心中也最怕他這一着兒。瞥



見一道亮光向眼睛奔來。慌忙要避。已是來不及了。由不得阿呀一聲。往後便倒。知圓大喜。正要上前來剝他道袍。洞賓却也矯健。等他來近。忽地一躍而起。繞過一張方桌的後面。從此可以逃出門外。洞賓心生一計。把方桌一推。推了下去。攔住知圓走路。方得脫身逃出門來。知圓大怒。一脚踢開方桌。用力過猛。把方桌踢得粉碎。桌脚桌角飛至各處。又打倒了一道粉牆。隨後知圓也追了出來。一陣大鬧。早把王家全體人等。一齊驚起。燈籠火把照耀而出。王員外見一僧一道。如此悶鬥。只叫不迭那連珠箭的苦。沒口子高叫。兩位師父有話好說。爲的什麼事情。說來大家商量。沒有說不明白的。千乞不要動手。二人打得熱鬧。那裏聽得入耳。此時洞賓全賴道袍遮掩。連逃走的路子都沒有了。幸而知圓七首。又傷在道袍的袖口。只能赤手空拳。揀他頭臉足部攻襲。有



時誤中道袍。宛如碰在極堅厚的鋼鐵上面。雖然鍊過功夫的人。禁得起痛苦。究竟身子是血肉所成。怎能和鋼鐵相抗。一連幾下。倒也很吃了些小虧。這面洞賓。却計窮力竭。再難支持的了。正在性命交關的當兒。猛可地空中一陣子狗吠。王員外夫婦嚇得蹲下地去。只叫天爺爺救命。狗精又來報仇來也。洞賓和知圓却明明聽得有人在那裏叱道。孽畜。闖了大禍。還敢叫吵。二人聽得清楚。不由都抬頭一望。一霎眼間。一位金甲神人。帶着一犬自天而下。神人見洞賓戰不過知圓。忽地伸起一足。把洞賓踢起半空。瞬息不見。再伸一手。將知圓扯住。交給那隻跟來的狗。吩咐道。帶他去報國寺。交他師父。我隨後就來也。那犬狂喊一聲。咬住知圓腿子。知圓認識就是那天行逐的哮天犬。便知金甲尊神。必是犬主人二郎神。心中一慌。全身武功。不知嚇到那兒去了。被那

犬連咬幾口。血流如注。痛苦難言。大叫饒命。二郎叱道。不必咬他。這等做賊的人。血肉都不乾淨。不怕污你狗嘴。那哮天犬便又喊了一聲。猛地。把知圓掙起。縱入半空。直奔報國寺去。不知二郎對於王員外有何吩咐。知圓洞賓二人性命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迷途忽聞奸殺案 深宵瞥見鬼魂來

却說洞賓被二郎神一足踢入半空。只覺身子虛飄飄地。在那濃雲密霧之中。晃蕩蕩落將下來。約有半餐飯時。方才腳踏地上。睜眼凝神。四面一望。身子立在山巔之上。峯巒秀媚。林壑幽深。雖在深夜之中。憑他一雙慧眼。瞧得清清楚楚。是一座大好山林。心中想想。却也好笑。自己從出家至今。先被鶴童一丟。如經又被二郎一踢。一個身子好似皮球一般。由着人拋來擲去。自己做不得一點主意。而且身在何處。是何境界。兩次都不曾明白。第一次問了那個管家。才曉得是到了夏口。如今却被拋落高山之上。月黑星稀。山深林密。一時却從那裏去找個人來。請問一下。想了一回。自己說道。不管他。我只在此打坐一夜。到了天光。



却再找尋出路。也不想人送我過江了。如今二郎神爺已經下凡。想是月老去請來的。哮天犬既然在他身邊。諒來不得再去尋那王家小姊。我的責任。也可算完結了。我在夏口。本來沒甚大事。何必呆守鶴童的話。等人送我過江呢。萬一這孩子開我頑笑。有心捉弄我一下。豈不上他的當。但不知二郎這一脚。把我踢得多遠。去廬山可是順路。抑或越踢越遠。把我弄在邊遠烟瘴。人迹不到之處。那纔糟得不可名狀了。想到這裏。不覺自己吓了一聲。笑道。出家人那有這等顧慮。如此胡思亂想。又要給嫦娥笑人了。於是找塊山子石兒。盤膝危坐。連了一回玄功。天色已是黎明。忽聽樹林子裏。一陣小孩頑笑之聲。心中大奇。慌即立起身來。循聲所從來。緩地躡將過去。果見三四個鄉村孩子。有男有女。混在一處。頑得好不起勁。洞賓想道。看這情形。山下必有人烟。不如先



把孩子們拉來。探問他們一句。曉得了所在之地。我這路程便好確定了。於是信步而前。立在一枝樹下。看他們頑了一回。孩子們也瞧見了他。大家停了頑。咤異道。這大清早。那裏跑個道人出來。一個女孩子笑道。這道人好像不是本地人罷。一男孩問道。你怎麼知道。女孩笑道。我家叔叔不是也做法事的。他常常和一班道人出去做法事打蘸。我怎麼不認識他們。就沒有見過這個道士。再則此地的道士。也和我們種田人一樣。一個個生得黑而且粗。怎如這道人白又俊。又好頑兒。此言一出。惹得洞賓掌不住要笑出來。只見頭先那個男孩子笑道。哦。你倒歡喜這道士麼。本來你倆年紀也差不多。你今年十一歲。看他也不過比我大得兩三歲。至多有十五六歲罷了。今兒天賜良緣。清早碰在一處。可見你倆真好配得夫妻。待我來替你做媒好麼。女孩子年紀雖小。



却也知道不好意思。面上一紅。指定男孩大罵起來。還有幾個孩子也都跟着拍手胡鬧。洞賓見他們如此相謔。心中又笑又氣。又覺得不大好去探問他們。只得呆怔怔地立着。再看了一回。誰知女孩因說不過衆人。便哭將起來。衆孩都大笑道。小金子哭了。等下他媽得知了。又說我們欺侮他女兒了。我們回去罷。說罷。亂烘烘一起散完。只剩那女孩子還坐在草地。抽抽噎噎。哭個不止。洞賓見沒甚人了。先向女孩子釘了一眼。不覺吃了一驚。自己暗想。這等荒山之中。怎有這般清秀出塵的女孩子。看他相兒。雖不怎樣特別過人。然而這一付秀雅面龐。配上一身清奇的骨格。照道家說來。分明便是仙骨仙風。怪不得人說廬山爲天下名勝之區。地靈人傑。就是村孩中。也有這等人才。我倒不要錯過。要仔細調查他一番才好。定了主意。方才走過去。勸道。小姑娘。別哭。



別哭，他們和你取笑呢。這一哭，豈不更上了他們的當。小金子見洞賓和他說話，倒真個不哭了。瞪着一對小圓烏珠，朝洞賓從頭到腳，打量了一回，也不說話，也不起身。只訕訕地低下頭，拔那山上的草。洞賓又問道：請問姑娘，這裏是什麼所在。這山名叫什麼。小金子聽了，倒嘻嘻一笑，仰起頭說道：人家說做道士的人，有些獸氣。你這道人，却真有幾分獸。自己身子所在的地方，都還不曉得，不是獸得可憐麼？說罷，又笑。洞賓想想，要把原因說給他聽，又怕事情太怪，倘使被他一講開去，未免驚駭世俗，只得隨口謊個說，說是貪玩山景，迷了路途，所以動問一聲。小金子似信不信的道：你真不是本地人。洞賓笑道：你聽我口音，小金子這才點點頭說：這裏叫廬山……一語甫出，把個洞賓嚇得做聲不得，却又萬分的驚喜，忙又問道：姑娘怎麼說法，是叫廬山不是，小金



子笑起來道。說你猷。你又不認。告訴了你地方。偏又不信起來。難道你這身子。是天上吊下來。地下種出來。再不然。是被歹人販賣過來。或者被什麼風吹送過來麼。怎猷得如此厲害。洞賓被他一番取笑。剛剛說着了自已來頭。不禁面上紅紅的笑起來道。姑娘。却別問我這些事情。我只請問姑娘。這裏可是南昌地界。姑娘所說的廬山。可是有狼大瀑布。傳名遠近的小金子。舉起一隻小手。遠遠指道。那邊山峯下。不是有大瀑布。那裏叫做香爐峯。每年四時。游人是不斷的。從前我爺爺自己種田。得空也還替這些游山的爺們抬轎子。一年到頭。都尋到很多銀子。咧。到了我爹手裏。因為身體不好。他又有椿吃酒貪懶的脾氣。休說抬轎。連田裏也不大去了。虧得我爺爺掙下一些田地。年年給他賣了。用。有時他高興起來。在三春時候。客人最多的當口。去那邊山下。擺個



水果攤子。賺了錢。多喝點酒。倒也怪開心的。洞賓見這女孩子說出一大篇家務來。心中甚是好笑。并知此地真是廬山。真已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心中深感二郎一踢之德。并且非常歆羨神機妙用。和那天離開自己府門時。師父只一喝。就把我喝上鶴背。飛升半天。正是一般的。作用。想了一回。便又問道。姑娘的令叔。也是出家的麼。小金子聽了。咤異道。你怎麼曉得。洞賓見他已忘了對男孩們說的話。真覺非常好笑。因點頭說道。我有卜算的玄機。能知人心中之事。請問姑娘可聽令叔們說起。此地新到了什麼神仙沒有。小金子大笑道。你也是個道士。怎麼說出這等外行的話來。洞賓咤異道。怎麼這是外行說話麼。小金子道。怎麼不是外行。這等說話只該別人說。却不該你們當道士的說。洞賓聽了。越發奇怪得莫名其妙起來。小金子笑道。我常聽見叔叔和



班道士們說。什麼神仙啊。妖怪啊。全是當道士的欺哄人家的話。人家相信了他們的話。他們的生意也就來了。可見這等說話。是完全靠不住的。別人還可說是上了道士的當。你一個當道士的。又上了誰的當呢。那不是外行說話麼。洞賓聽他如此說法。這才從恍然之中。鑽出一個大悟來。不覺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想令叔不是真正的道士。不過替人家做一點法事。換點錢來用。所以自己做了道士。倒不信神仙妖怪之事。可是麼。小金子正要再說。忽聽山下有女子聲音。喊上來道。小金子。小金子。你這賤蹄子。一霎眼的功夫。又浪到那裏去了。同時又有一個孩子聲氣。說你那女兒。現在大發了。他已經有了要好的男人。乃是個當道士的。和你們老二算是同行。將來要是配成夫妻。可算門當戶對咧。一語未了。又聽得清脆脆的拍拍幾聲。女人罵孩子。孩子



頓足嚎陶。大哭大叫之聲。自遠而近。漸漸要到山上來了。小金子似乎沒有什麼害怕似的。還在笑嘻嘻地。拔了許多青草。洞賓却站立不住。又怕小金子受他媽打罵。忙說。我要去了。你不聽見你媽媽罵上來了。還不快迎了上去呢。小金子笑道。怕什麼。又不是真個偷了道士。怕他吃我下去不成。就算我真有了漢子。也捱不到他來管我。人家怕他凶。我是不怕的。好便好。他要不好呢。哼。哼。別惹我說出他的私事來。看我爹打不死他。竇洞不覺暗暗吐舌。想這小女孩子說的話兒。如此淫潑。長大起來。還了得麼。但是又可惜了他這一付面貌和骨格。大概總是地方風俗太壞。或是家庭卑污。不知不覺把他這純潔高尙的小靈台。漸漸引誘壞了。想了想。不如走自己的路。是正經。犯不着撞在這裏。受那惡婦一頓罵。想定了主意。拔起腳就走。走不幾步。就聽得後



面叫喊吵罵之聲。越厲害了。賓洞原是第一熱心人。是修道人中最喜管閒賬。攬是非的人。聽得這等聲氣。心中便躊躇起來道。這幾個孩子。雖然不好。不要爲了我的事情。捱這女子打罵。到變了是我害人了。左右閑着沒事。何妨回去。瞧一瞧來。於是折轉身。仍回至原處。却見一個潑天潑地的鄉婦。督領着小金子。一路打一路罵的。趕下山去。還有頭先取笑小金子那個男孩。也跟在後面。哭哭鬧鬧的。說要回去告訴爹媽。和這女人不依。洞賓看在眼中。兀自又笑又恨。不道小金子開口來。說出一句大可驚人的話道。你敢打我。可別怪我要對不住你。我只問你。我祖婆婆是怎樣死的。我哥哥又是怎樣死的。回去對爹說出來。看你可能活的成活不成。只這一語。便把那婦人嚇怔了。狗顛屁股似的。反丟了手中柴枝。安慰小金子道。好兒子。你便這般倔强。也不像個



做女兒了。你若說出那話。你娘便給爹打死。你還做得什麼小金子。倒也乖巧。得了風。便轉舵。仰起頭。向山頭望了一望。洞賓忙把身子向林後一躲。小金子見沒有人。方笑道。媽媽。你只要不對我。我一定幫住媽媽。和媽媽一條心。媽媽要我去請王家伯伯。我總替你去請。也不給爹和叔叔們知道。媽媽好麼。母女倆說着笑着。走下山。向着山峯轉個灣。便不見了。却把樹後的洞賓。聽得呆了半天。他在無意中。聽得人家這樣一個密祕。心中恍悟。是怎樣一回事。情內中還藏着那麼一件弑姑殺子的奸案。不覺切齒道。世上怎有這等淫潑凶狠的女人。大不該回轉身來。瞧這一個熱鬧。偏偏把這件慘惡事情。聽到自己耳朵中去。要說人家家事。管不了這麼多。走自己的清秋路罷。他那一顆熱烈救世的心。如何放得下去。怔了一回。驀見那個男孩子。還怔怔地蹲在一枝松



樹下面不曉作什麼咧。洞賓信步走了過去。那孩子見了他。忽然笑了笑。訝然道。你這道人還不去。在這山上跑來跑去。幹什麼。洞賓笑道。你倒愛管人家閑事。怪不得要被那女人打罵了。孩子聽了。切齒咒罵道。我把你這死沒天良的殺人強盜。幾時犯在我的手裏。我將你的事情說給大家聽聽。那時候才教你認得我牛大毛的手段哩。洞賓問道。你叫牛大毛。牛大毛答道。是的。我叫大毛。我弟弟叫二毛。還有妹妹叫三毛。比方剛才那個小金子好得多了。洞賓笑道。你怎麼罵那女人是殺人強盜。這等話可是亂罵得的。牛大毛憤然道。你不聽見方才他女兒還在說他怎樣怎樣呢。我本當即刻就推他同去村坊上。把他的事情說上一說。丟丟他的臉皮也好。說不定給做官人曉得了。捉了去。還要殺頭呢。後來我又想到這事太大。我爹我媽。平常不准我們說的。萬一



鬧出事來。我爹媽又要打我。所以躲在這裏。也不去說他了。洞賓大笑道。你又不曾鬧出事來。躲在這裏幹什麼。大毛也笑了笑。忽然說道。道士哥哥。你要知道這女人的事情麼。我來告訴你聽。這事我們村子上誰不知道。只瞞他丈夫妹子倆。沒有曉得罷了。洞賓因也蹲了下來。聽他說道。這婦人。乃村中朱小鬼的老婆朱氏。小鬼那東西。你是沒有見過。要是見了他。包你會笑斷了肚腸子。那人頭是歪的。項下還長着一個大瘤。遠遠望去。好如生着兩個頭。身子矮得和我們孩子差不多。一面孔的黑麻子。吊着一着左眼泡。紅眼皮兒。翻到鼻樑邊。神氣真是可怕。你瞧這女人。我們平時喊他小鬼嫂嫂的。他相兒雖不大好。人家還有讚他身段兒苗條。皮膚兒白淨的。他如何看得起這等丈夫呢。可不老早就偷了一個漢子。這小鬼又愛喝酒。酒醉之後。人事不省。這女人



就開了後門。把那漢子。哦。我還沒有告訴你。這人就是方才小金子說的王家伯伯。乃是姓王的了。我們都不大認識他。但是我爹媽和許多人。還都說這個人。還是一個老爺咧。而且這位王老爺。倒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村子人。許多人家提起他來。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因為他有錢。又肯做好事。救過許多人的性命。所以他在朱家進進出出。和那牛氏鬼鬼崇崇。也沒有人去尋他的事。因此他倆的好情。也還不曾破露。人家可不是怕那朱嫂子。還是瞧在這王老爺分上哪。洞賓聽了。萬分不解。因說。這王老爺大概愛頑女人。牛大毛笑道。沒有的事。他在別處。是很規矩的。就只和這牛氏要好。牛氏見了他。更不用說了。每逢他來了。這女人打扮得胭脂花粉。好似東街上的粉頭模樣。他倆明來暗去的。軋了有三四年了。人人都知。就是小鬼還瞞在鼓裏。偏這該死



的老婆子。是小鬼嫂的婆婆了。幾次三番。撞破他們的好情。老婆子說要告訴兒子。女人急了。便利奸夫倆。將他擱在床上。扼住他的喉管。一口氣回不上來。就此歸天去了。第二天。醉鬼曉得娘死了。那本是個糊塗蛋。有什麼分曉。一口棺木。搬了出去。就完了。那知女人的大兒子。今年也有十二歲了。和我是同年。想來也是命該橫死。這麼大的人了。說話全沒關節兒。將他母親和奸夫殺死婆婆之事。當作一件新聞事情。到處說與人聽。小鬼嫂屢次的打他罵他。他惱了。反當着大眾面上。揚他媽的隱事。他媽恨極了他。一帖砒礪。將他藥死。死的時候。我也去看。只見死屍面上。流出許多黑血來。阿呀呀。好不可慘。怕人哪。偏偏那醉鬼。還是一些不理會。仍舊抬出去埋在那塊山地上。完事。現在人人都說。索小鬼爲人太蠢。討着這樣一個老婆。將來一條性命。少不得要



送在他女人手中呢。洞賓聽了。怒不可遏。恨不能即刻追上去。將他一刀殺死。但是事不干己。非故非親。怎好隨便替人出頭。想了一回。那牛大毛去了。洞賓一人便走下山來。先在村子上走了一天。把朱小鬼的門戶認了一回。到了晚上。便去守在朱家對面。一枝大樟樹後面。二更光景。果見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子。前來打他後門。剝啄一聲。裏面就開了出來。正是那個女子。嘻嘻哈哈的。一同進去了。洞賓自言道。眼見是實。這事情竟是真確的了。最可怪這個奸夫。神情體態。真像個正人君子。爲什麼偏和這等女人纏在一堆兒。這真是前世孽緣了。一語未了。忽然一陣陰風。起於足下。旋繞洞賓身畔。颼忽來回。好似有甚東西纏住他的樣子。洞賓雖然胆大。也不覺有些寒顫。運元神定睛一瞧。只見一團黑煙。條的飛了開去。在十步之外。打滾兒。發出吱吱喳喳之聲。



音十分悽切。令人酸鼻。洞賓大爲驚駭。低聲喝道。兀那鬼物。如有什麼冤氣。不妨現形見我。我必替你伸冤。一言甫出。路上忽有一個行路的人。向洞賓身邊直奔過來。跪在地上。抱住洞賓。雙足哀號。痛哭。口口聲聲。求大仙伸冤。這一來。把洞賓嚇出一身冷汗。未知這是什麼人。爲何求洞賓伸冤。請看下回分解。



八仙得道傳

第八十八回

